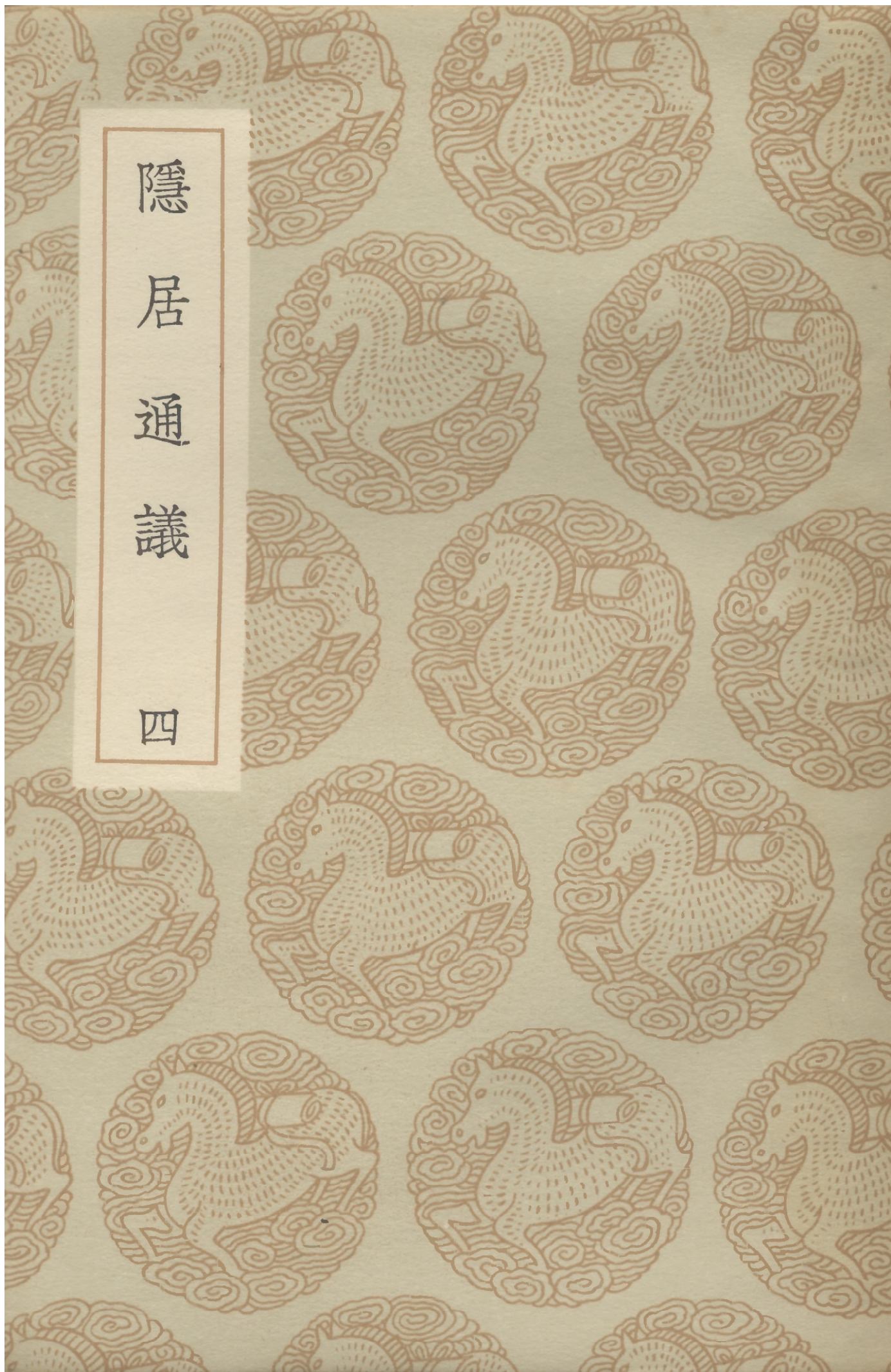


隱
居
通
議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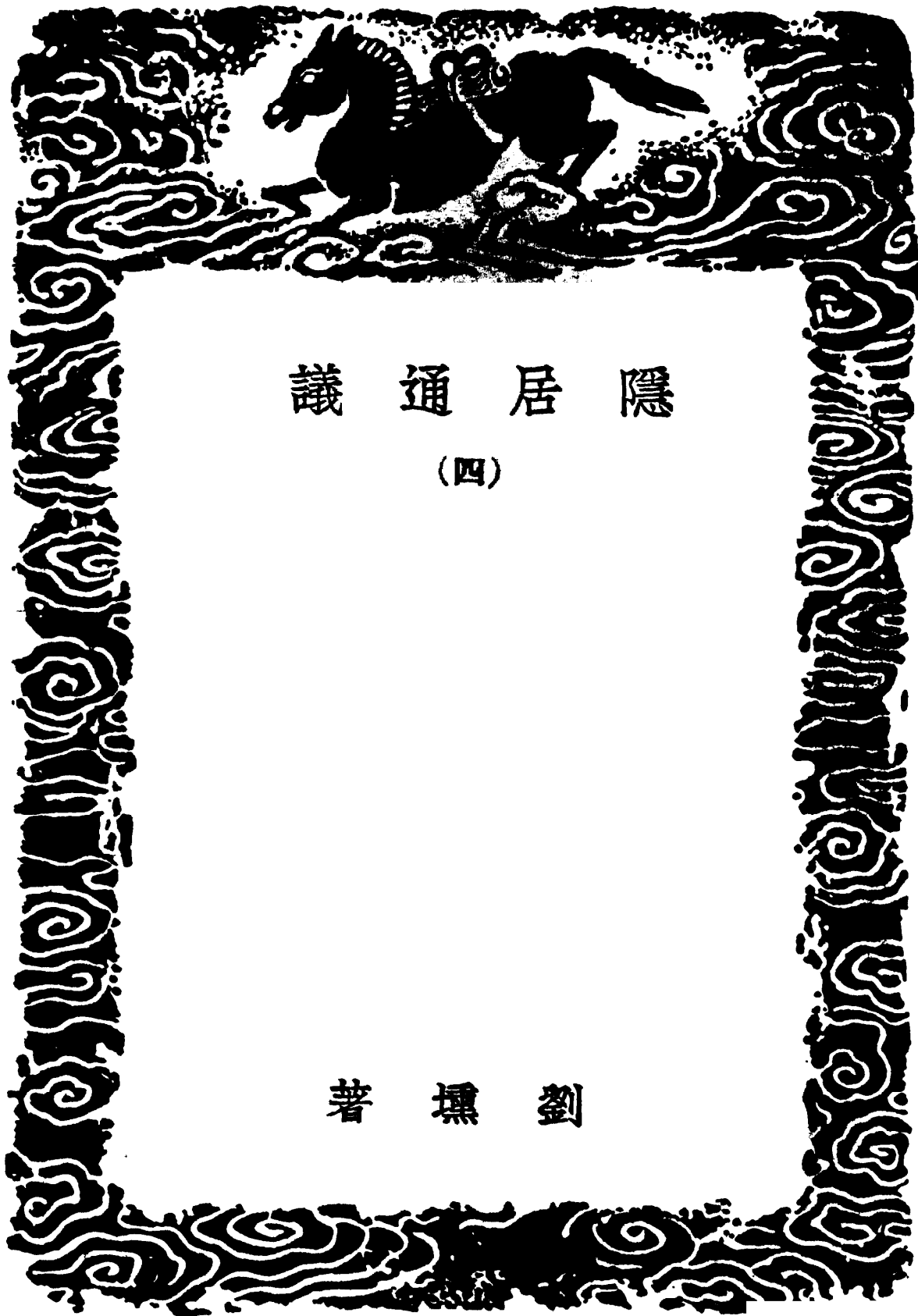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隱居通議

(四)

劉壎著

隱居通議卷二十五

經史二

世情

孟嘗君太息謂馮驩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靡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驩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之物亡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曰。敬從命矣。廉頗之免長平而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漢衛青爲大將軍。貴顯。而霍去病以功爲驃騎將軍。大將軍權日退。驃騎日益貴。舉凝按後卷於舉字句絕。今皆貴字句絕。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惟任安不肯。以上三事一律。蓋趨時附勢。人情則然。古今所同也。何責於薄俗哉。諺曰。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若任安者。垂名萬世。宜矣。太史公與任少卿書。卽安也。

軍聲

秦伐韓趙救之令趙奢將兵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噪勒兵武安屋瓦盡振武安屬魏郡在邯鄲之西田單以火牛奔燕軍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噪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此二事略同然秦以敗歸而單乃取勝勝負又有不盡繫乎軍聲顧其勢何如乎

戰國四君

戰國四君者齊有孟嘗趙有平原魏有信陵楚有春申孟嘗君田文則齊之公子宣王之姪也平原君趙勝則趙之公子也信陵君則魏昭王少子無忌也春申君則非楚族姓黃名歇楚國人世指此四人俱爲公子非也太史公以孟嘗爲諡索隱辨其不然謂孟字也嘗邑名也嘗邑在薛之傍孟嘗生前封於薛時稱曰薛公則孟嘗乃死後之稱耳平原不知何時所封而信陵則魏安釐王卽位後封公子爲信陵君也春申乃楚考烈王元年爲楚相封爲春申君今浙□□□郡有申港卽其地也

按常州府江陰縣有申浦春申君所鑿東入無錫西入武進又松江府上海縣有黃浦一名春申浦自春申君鑿

珠履客

三千珠履事或指以爲孟嘗門下之客非也乃春申君客也史載甚明胡曾詩曰何事三千珠履客不能西禦武安君未知其何所指

武安君

李牧在趙封武安君。白起在秦亦封武安。

鄒陽書

鄒陽繫獄上梁君主書。徒富贍而無義味。

穰苴孫武

穰苴誅莊賈。孫武戮宮嬪。同是一法。

紹介

今人未相識而求以引導之者。率曰介紹。非也。按平原君謂魯仲連曰。勝請爲紹介。注引郭璞曰。紹介蓋相佑助者。又引索隱曰。紹介猶媒介也。古禮賓至必因介以傳辭。紹者繼也。介非一人。故禮云。介紹而傳命。又鄉飲酒必立介。

萬歲

萬歲之呼。世以爲起於漢武帝登嵩山。從官奏。人有呼萬歲者三。自此遂以爲祝君之禮。然齊田單守卽墨。遣使詐約降于燕。燕君皆呼萬歲。則此禮非起於漢矣。又相如奉璧入秦。秦人皆呼萬歲。紀信詐降。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

說難

韓非作說難。浩博可愛。而本傳結之以一語曰。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只此一語。則其言之浩博。俱不足采矣。此太史公筆力之妙。隱然之貶也。其書有曰。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注曰。事多相類。語言或說其相類之事。前人覺悟。便成漏泄。故身危也。此卽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而推廣之。

老韓

老韓同傳。論者多矣。太史公以爲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夫道德之于刑名。相去遠矣。流弊乃爾。何哉。

枹鼓

漢宣帝五鳳四年。京兆尹張敞。以擅殺掾。繫獄。免爲庶人。數月。吏民解弛。枹鼓數起。注云。枹。擊鼓杖。音庖。今人多作孚字讀。絮。女居反。今人多作孺字讀。當考。○按十虞韻注。枹。擊鼓杖。張敞枹鼓稀鳴。顏師古竝音桴。又左傳成公二年。援枹而鼓。鼓槌音浮。本作桴。浮內不收。合依漢書押。又五爻韻曰。枹。木叢生也。義不同。十虞桴字注。編竹木大者曰筏。小者曰桴。禮運及明堂位。土鼓黃桴。竝音浮。十八尤注云。屋棟。齊人屋棟曰桴。曾南豐詩曰。桴鼓不驚民氣樂。未知正作何音讀。如十虞韻注。謂浮內不收。合依漢書。則孚音

杜微出處

山谷詩云。杜微見諸葛。輿致但求去。微豈真瞋者。蓋以嘗臣劉璋。璋爲昭烈帝所襲。以致敗亡。實孔明畫策。故微終身恨之。不肯爲孔明屈。雖其榦略未之見。要是義士。微之崛強。豈曰無見。我思若人。敢不重拜。

裴松之注三國志

裴松之注三國志。謂陳壽銓敍。失在于略。時有脫漏。于是上搜舊聞。傍摭遺逸。以爲注。殊不知松之所注。乃壽所棄餘者也。

小兒聽古話

東坡別集志林載王彭嘗云。途巷中小兒子。薄劣。其家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三國事。聞劉玄德敗。則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卽喜躍暢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也。

三國名臣贊

東坡先生題三國名臣贊曰。西漢之士多智謀。薄于名義。東漢之士尙風節。短于權略。兼之者。三國名臣。惟蜀孔明。巍然三代王者之佐。未易以世論。坡翁此論甚偉。看來武侯相業。大綱常嚴。蓋其學出于申韓。故其政刻深。識者每謂孔明以一隅之蜀。抗天下。若更不以法治。使官府一體豪貴斂手。則國內先亂。何以自立哉。自古雖衰弱之國。皆可爲。惟無法之國不可爲。孔明蓋有特見。若其將略。則是以攻爲守者。

春秋不絕國祀

韓原之戰。秦獲晉惠公。宜爲戮矣。已而復歸晉侯。又輸之粟。陳夏氏之亂。楚子入。旣縣陳矣。已而申叔一言。乃復封陳。楚子圍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旣得國矣。已而鄭伯祈哀。乃退三十里而與之平。此三者。或已俘其君。或已得其國。是宜丘墟其宗社。草芥其臣民。使悉爲己有可也。而秦楚之君。乃不然。雖聲罪致討。而不絕其國祀。獨非聖王忠厚之意歟。是猶可諉曰。三代時事也。乃若劉曜雖入洛。而終不窮追絕晉。契丹雖入汴。而終不固守中原。女真雖蹂及東南。而終不絕宋祀。然則劉曜。耶律德光。阿骨打之徒。雖虎狼也。猶可恕矣夫。

夕陽亭

西晉賈充。字公閭。爲尙書令。不能正身率下。專以諂媚取容。侍中任愷。中書令庾純等。剛直守正。共嫉之。會氏羌叛。因進說。請以充鎮關中。乃詔充持節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充旣失職。深銜愷。而無計將之。鎮百僚。謁于夕陽亭。荀勗私焉。充以憂告。勗曰。公國之宰輔。而爲一人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不煩駕而自留矣。充曰。然。孰可寄懷。對曰。勗請言之。俄侍武帝宴。論太子婚姻事。勗因言充女宜配。帝納其言。成婚。充遂不行。旣爲太子妃。酷虐好殺。或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地。武帝欲廢之。勗等救解。及惠帝卽位。立爲皇后。荒淫放恣。亂彰內外。後趙王倫作亂。使齊王冏入殿廢后。后驚曰。卿何爲來。冏曰。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后至上閣。遙呼帝曰。陛下有婦。使人廢之。亦行自廢。倫乃矯詔。齎金屑酒。賜后死。自是而後。晉室遂衰。惠崩。懷繼。而劉曜。王彌。石勒。猖獗亂華。遂陷洛陽。執帝北去。晉

遂亡矣。故丹山翁公嘗有言曰：胡羯亂晉，不兆於上東門之長嘯，而兆于夕陽亭之一語。胡雛亂唐，不決于漁陽之鼙鼓，而決于曲江之不留信哉。○充仕魏日，高貴鄉公之攻晉王相府也，司馬昭太子舍人成濟以兵出問充曰：今日之事如何？充曰：公等養汝，正擬今日復何疑？濟于是抽戈犯蹕，刺帝，刃出于背。帝崩于車中。晉王于是歸罪成濟，夷其三族。然則濟之弑逆，乃決于充之一語也。帝受弑，濟受誅，充實爲之。宜其死而絕嗣，乃以外甥韓壽之子謚爲嗣，而謚亦爲趙王倫所戮。天道信昭昭云。

史記擷語

元貞丙申歲八月，閱史記末帙，因錄所見，與識者共評之。

循吏傳：公儀休爲魯相，奉法循理，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劉子曰：種葵而食，織布而衣，未爲悖理也。拔棄之猶可，何至于出婦？此舉近矯，亦且難信。

汲黯傳：文佳，可讀。

鄭當時字莊，孝文時，聲聞梁楚之間。○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爲賢于己。○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亦落。劉子曰：汲黯俱列九卿，又俱廉，內行修潔，故同傳。此傳太史公贊甚佳。

儒林傳：齊人轅固生，孝景時爲博士，與黃生爭論湯武受命放弑事。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爲不知味。

今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爲愚。劉子曰：景帝此語殊可味。

文章爾雅，訓辭深厚。儒林傳序中語。

董仲舒，廣川人，治春秋。○學士皆師尊之。仲舒一傳甚簡略。

酷吏傳序文極平順可讀。有曰：昔天下之網嘗密矣。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當是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又曰：漢興，破觚而爲圓，斲雕而爲朴，網漏于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姦，黎民乂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此等議論皆正當。

鄧都爲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劉子曰：都此數語甚正。後世鮮有及之者。○政云：政有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卽此意。甯成好氣，爲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爲人上，操下如束溼薪。劉子曰：此非長厚者所爲。

張湯傳：趙禹爲人廉倨，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張湯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己心雖不合，然陽浮慕之。○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武帝問張湯曰：吾所爲，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禹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非此母不生此子。○東坡謂張湯宜無後者也。而有後，以其不蔽賢也。義縱爲定襄太守，始至，報殺四百餘人，郡中不寒而慄。○縱以鷹擊毛摯爲治。○鷲鳥將擊，必張羽毛也。

王溫舒自有傳，而楊僕傳又專記溫舒事，殆不可曉。合同作一傳看。

杜周重遲外寬內深次骨

大宛傳敘事縱橫可觀。或曰：此蓋竝司馬公之殘缺。褚先生補之。然以予觀其筆力奇妙處，非褚所及。校之龜策傳遠矣。

月氏二字俱無音。

鑿空二字出大宛傳。謂張騫首通西域爲鑿空者。蓋甚言破荒也。今世用鑿空者失本意。

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賓國。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按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

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爲攻宛，以王母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母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卽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爲然。共殺其王母寡，持其頭遺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卽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熟計之。何從？劉子曰：文勢如此，似非出褚先生也。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隱避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尙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劉子曰：司馬公去古未遠，所疑猶爾。況後世乎？則所謂西王母之說愈謬矣。史記抑道德而進游俠，輕仁義而重貨殖，不知此老何意。雖似有激而言，然害義理。游俠傳、郭解短小精悍，解傳敘事甚整。

佞倖傳。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

籍孺閎孺。公卿皆因關說。有所言說。皆關由之。

鄧通。蜀郡南安人。以濯船爲黃頭郎。著黃帽也。濯音棹。

周仁最寵過庸。不乃甚篤。言仁最被恩寵。過于常人。乃不甚篤如韓嫣也。

滑稽傳一說。滑亂也。稽同也。辨捷之人。反易是非。滑亂同異也。一說。滑音骨。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猶言辭出口成章。終日不竭。若滑稽之吐酒。見揚雄酒賦。一說。滑讀如字。稽音計。以語言滑利。其如計疾出。

淳于髡曰。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爲田求豐穰。操一豚蹄。酒一孟。而祝曰。甌窶滿篝。污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篝。籠也。甌窶。猶杯樓也。窶音如婁。言豐年收穰易滿。篝。籠也。污邪。下地田也。卽下田之中。有薪可滿車。○予聞前輩讀污作蛙。今史記乃無音。不知何如。○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鞶韞鞬。○鞶音捲。收衣袖也。韞。音溝。鞬。曲也。鞬與鞬同。謂小跪也。○奉觴上壽。○朋友交游。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前有墮珥。後有遺簪。○履舄交錯。栝盤狼籍。○羅襦襟解。微聞薌澤。○六博投壺。相引爲曹。○似近世好語。

優孟傳。以壘竈爲槨。銅鑿釜鬲也。爲棺。齋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于人腹腸。

東方朔附傳。陸沈于俗。避世金馬門。

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饑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及其拜爲二千石。佩青綬。出宮門。故同官待詔祖道都門外。榮華道路。當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邪。此數語古今不易。

王先生教北海太守對武帝語。與東郭先生教衛將軍以金與王夫人之親。同一機也。北海太守至殿下。有詔問曰。何以治北海令盜賊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王先生所教止此一語。而人主使洞見之。亦大異事。索隱曰。漢書宣帝徵渤海太守龔遂。非武帝時。此褚先生記謬耳。粉飾二字。出西門豹投巫事中。

日者傳。龜策傳。遷沒之後亡去。至元成之閒。褚少孫補之。故言辭鄙陋。非遷本意。索隱曰。日者不能記諸國之同異。而論司馬季主。龜策直太卜所得占龜兆雜說。而無筆削功。何蕪鄙也。此論甚當。以予觀當刪去。

日者傳。褚先生曰。臣爲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夫。見姓好解婦來卜。對之顏色嚴振。未嘗見齒而笑也。○富爲上。貴次之。既貴。宜各學一伎。能立其身。○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夫家之教子孫。當視其所以好。因而成之。○子有處所。可謂賢人。○此數語有理。

殖貨傳。筋角銅鐵。往往山出。碁置。○人物歸之。襁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千乘之主。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尙猶患貧。況匹夫編戶之民乎。○歲在金。穰。水毀木。

飢火旱。○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

烏氏倮。巴蜀寡婦清。此二人皆秦時能以其富抗萬乘。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與王者同樂。○予觀貨殖傳。筆力高古。出司馬公手者。自與褚不同。

自序著十二本紀。作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序百三十篇。以一語結之。細玩有味。

隱居通議卷二十六

經史三

秦不絕儒學 圖象

秦始皇焚書坑儒遺臭萬世而莆陽鄭夾漈樵謂秦未嘗廢儒學言有證驗似亦可採其說曰陸賈秦之巨儒酈食其秦之儒生叔孫通秦時以文學召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三十餘人問故皆引春秋之義以對是則秦未嘗不用儒生與經學也況叔孫通降漢時自有弟子百餘人齊魯之風亦未嘗替故項羽既亡而魯爲守節禮義之國則知秦未嘗廢儒而始皇所坑蓋一時議論不合者耳夾漈父曰蕭何入咸陽收秦律令圖書是則秦亦未嘗無書籍也其所焚者一時閒事耳世不明經者皆歸之秦火使學者不睹全書未免疑以傳疑然易固全書也何嘗見後世有明易之人哉所謂秦人焚書而書存諸儒窮經而經絕蓋爲此發也詩之亡篇有六乃六笙詩本自無詞書有逸篇仲尼之時已無矣皆不因秦火也自漢以來書籍至今百不存一二非秦亡之學者自亡之耳以上二論甚新至元閒焚道藏經無遺今復有之未始無也

夾漈又有論圖象一段亦極有理其說曰河出圖天地有自然之象洛出書天地有自然之理圖經書緯

相錯成文。有書無圖。聞其聲不見其形。有圖無書。見其人不聞其語。古之學者。置圖于左。置書于右。索象于圖。索理于書。故人易爲學。學易爲功。秦雖棄儒學。未嘗棄圖書。誠以爲國之具。不可一日無也。蕭何知取天下易。守天下難。其入咸陽。先取秦圖書。以爲守計。干戈既定。文物悉張。何定律令。而刑罰清。信申軍法。而號令明。蒼定章程。而典故有倫。通制禮儀。而名分有別。高祖以馬上得之。一時武夫役徒。知詩書爲何物。而此數公。又非老師宿儒。博通古今。若非圖書可明見。則一代之典。未易舉。況是時挾書之律未除。屋壁之藏不啓。所謂書者有幾。無非按圖之效也。

簞竹

簞竹字出漢書嚴助傳。淮南王安諫用兵書中。

天幸

陳止齋論有曰。昔司馬子長論李將軍爲將。其言哀痛反覆。深悲其無成。至論霍去病無佗美。獨天幸不至之絕。予按衛青傳云。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不如驃騎。即去病。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留落不遇。由是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今觀此語。又似以大將軍衛青爲有天幸。不然則須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爲句絕。乃稱。

驃騎日益貴舉

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惟任安不肯。驃騎將軍爲人。

少言不泄。有氣敢任。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爲治第。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重愛之。貴舉二字常考。

擬按今文貴字句絕。此讀舉字句絕。更有味。蓋貴舉卽貴倨。古舉倨通用。

剽姚字音

去病衛青姊少兒之子也。初爲剽姚校尉。服虔音飄并。大顏按荀悅漢紀作票鶴。蓋勁疾之貌。票音頻妙反。鶴音弋召反。杜詩後出塞。偕問大將誰。恐是霍剽姚。論者大爲杜子美平聲讀兩字。不知其用服虔音也。

擬按宋王楙野客叢談所論更詳。

大將軍軍出塞

光狩四年春。大將軍軍出塞云云。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軍。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

張釋之傳

秦任刀筆之吏。吏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無惻隱之實。注云。謂空具文而無其實。○文帝倚瑟而歌。意慘悽悲懷。

李廣不擊刁斗

一說謂以銅作鐺器。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一說謂小鈴。如宮中傳夜鈴也。一說謂形如鐺。以銅作之。無緣。受一斗。故云二斗。鐺卽鈴也。一說云鐺溫器。受利斗。似銚而無緣。音鐺。夫以一刁斗。古人猶不能詳其何言之各異其說。然其實只是今日搖鈴擊柝之類。以警夜備非常耳。

李廣數奇

大將軍青陰受上戒。以爲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匈奴。如淳曰。數爲匈奴所敗。奇者。不偶也。服虔云。作事數不偶也。愚按。數字。顏音所具反。漢書音所角反。未知孰是。

戰國策

劉向未曾校定戰國策之先。其書號曰中書。又曰戰國策書。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其名不一。至向始以爲此戰國時游士策謀。定其書宜爲戰國策。上繼春秋。下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列國時備載。凡三十三篇。舊有高誘注。宋紹興間。又有縉雲鮑彪注。尤詳。且多駁正。世稱其善。向舊本起東周。次西周。又次秦、齊、楚、魏、韓、燕、宋、衛。而止以中山。彪謂西周正統也。不得後于東周。故首以西周安王。威烈王子也。而東周次之。

西周首章曰。嚴氏爲賊。而陽豎與焉。嚴氏。卽韓之嚴遂也。遂。字仲子。時韓傀相韓。列侯。傀。名俠累。列侯重之。嚴遂與之不相能。求得軹深井里人聶政爲刺客。殺俠累于東孟之會。注。殺人不以道曰賊。豎。小使也。互見韓策曰。聶政。陽堅。刺相兼君。注曰。堅。政之副。猶秦武陽副荊軻。又曰。名堅。見西周注。是陽豎卽陽堅。

也。殆堅字近豎、誤文耳。

嚴仲子謂聶政曰：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爲丈人羶糲之費。注曰：粟十六斗爲一秉，舂米一斛曰糲。

猶之井中而曰：我將爲爾求火也。此韓策中語甚佳。

華佗

觀魏志華佗傳，見其醫入神妙，與造化通，倉扁後財僅見耳。然佗能洞見世人之五臟，而不能密察孟德之心術，竟被收錄坐死，豈其明智有所偏歟。

限田

漢儒限名田之義甚好，後世若能行之，自可抑兼併豪強，誠重本救末之良策也。

貴賤無常

漢武帝衛皇后字子夫，平陽公主家謳者，武帝祓霸上還，因過主家飲。武帝起更衣，子夫侍尙衣軒中，得幸，上還坐驪甚，賜平陽公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奉送入宮，子夫上車，主拊其背曰：行矣，強飯，勉之，卽貴毋相忘。入宮有寵，生三女一男，男名據，卽戾太子。及陳皇后廢，子夫爲后，此貴賤之無常者，一也。子夫有弟衛青，字仲卿，以大將軍封爲長平侯，其三子皆封侯，貴震天下。是時帝姊平陽公主寡居，常用列侯尙主，主與左右議長安中列侯可爲夫者，皆言大將軍可。主笑曰：此出吾家，常使令騎從我出入耳，奈何用

爲夫乎。左右曰：「今大將軍姊爲皇后，三子爲侯，富貴振動天下，主何以易之乎？」乃許之。白武帝，乃詔衛將軍尙平陽公主焉。此貴賤之無常者二也。衛后出於歌謳，衛青起于奴僕，一旦際遇，至于母天下，堦帝廷而無非之者。褚先生曰：「丈夫當時富貴，百惡滅除，出耀榮華，貧賤時事何足累之哉？」予閱此傳，深有感于此語。

漢武微行自輕

漢武故事曰：帝卽位爲微行，嘗至柏谷，夜投亭長宿。亭長不納，乃宿逆旅。逆旅翁邀少年十餘人，皆持弓矢刀劍，令主人嫗出過客。婦謂其翁曰：「吾觀此丈夫，非常人也，且有備，不可圖也。」天寒，嫗酌酒多與其夫。夫醉，嫗自縛其夫。諸少年皆走。嫗出謝客，殺雞作食。平旦上去還宮，乃召逆旅夫妻見之，賜嫗金千斤，擢其夫爲羽林郎。愚聞帝王之出入，自有鬼神呵護，固可安全。然萬乘之主所爲如此，若非遇逆旅之老嫗識人，一反覆間立爲齏粉，貽笑萬世。此時噬臍其可及乎？漢武開此例，至宋徽宗尤而效之，抑又甚焉。

隱居通議卷二十七

禮樂

雩祭

周制月令建巳月大雩五方上帝其壇名曰雩。祭于南郊之旁以太昊、青炎帝、考軒帝、黃少昊、白顓帝、黑配五帝。左傳龍見而雩乃角亢星見時。周之六月陽氣盛恒旱故雩雩之爲言遠也。遠爲百穀以祈膏雨。若國大旱則司巫帥巫而舞雩。若旱暵則女巫舞雩。世人常言舞雩未知其義始此。

靈星

周制仲秋之月祭靈星于國之東南。漢高祖八年令郡國縣邑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祠后稷以羊。饒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舊說星謂天田星也。一曰龍左角爲天田主穀。乃于壬辰位祠之。壬爲水辰爲龍就其義也。東晉靈星配饗南郊不置祠。唐以立秋後祀靈星于國城東南。又詩絲衣序高子曰靈星之尸則祠靈星亦立尸。後世學宮門謂之靈星門者或謂靈星之祭賓尸于此故名。然今之靈星門于義實所未喻。又淮南子主術訓君人之道其猶零星之尸也。儼然元默而吉祥受福。○詳見後學宮制。

封禪義

帝王易姓必封泰山。所以告成功也。禮云。因名山升中于天。而必于泰山者。萬物交代之處。封增其高。順其類也。升上也。中成也。刻石紀號。以著功績。封訖而禪梁父者。亦因天以及地也。說者謂封禪取高厚之義。封土于山。而禪祭于地。天以高爲尊。地以厚爲德也。增泰山之高以報天。附梁父之厚以報地。梁父者。泰山之支山。卑下者也。能以其成功相禪代。故封禪以告天下。闕

墓祭

世謂三代以前無墓祭。而朝陵拜埽。起于秦時。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秦始出寢起于墓側。漢因秦上陵。皆有園寢。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唐開元二十年四月制曰。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傳。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廟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許上墓同拜埽禮。不得作樂。仍編入五禮。永爲恒制。故議者以爲墓祭始于唐也。

學校配享

州縣學祀文宣王。以兗國公顏子。鄒國公孟子。配享文廟。後宋咸淳中議者以本朝崇尚四書。宜并祀曾思配享。于是以邾國公曾參沂國公孔伋子思升配文宣王。與顏孟爲四。其意蓋以顏主論語。孟主孟子。而大學則曾之所述。中庸則思之所作。是因四書而尊四賢。可謂備一代之盛典。其後見北人云。北方文廟惟以顏孟配。而曾思不與焉。蓋移蹕東南。曾思竝配之。令不及北方。故中原惟守舊制也。初制配享之

禮顏孟東西相對。其後熙豐姦黨以私意追尊王安石。因妄比王安石爲顏子。遂遷孟子位西面東。與顏子對者。退處于位東面西。與顏子竝。旣而朝廷更化。國論維新。乃罷王安石配享。亟毀其塑像。一時因循不復釐正。孟子仍舊位東面西。咸淳增配。承襲譌繆。亦以曾思竝列于顏孟之下。俱位東面西。竟成虛右。遂謂配位俱當左列。其實不然。舊□□□□□□□□□□嘗陪從理宗大享明堂。以太祖太宗配□□□□□□□□位有四。皆東西相面。不偏于一。以此見聖廟配享必東西相面也。千載之後。必有能正之者。

大行

古者君亡未有謚。皆以大行稱之。往而不反之義也。始皇崩于沙丘。胡亥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見李斯傳。愚謂行字可作去聲。蓋謚未定。則德未名。姑總稱爲德行之大者。

墓旌書例

古人題旌及題墓。必加國號。如曰唐故宋故。所以表其爲何代之人。後將有考也。曹孟德自謂願題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者。亦以漢國號加于故字之上。此其凡例也。德祐以前。題墓俱曰宋故。不以爲嫌。歸附以來。皆不書國號。惟書故字。甚無義理。近見北人皆書元故。南人乃不然。由今思之。若不書元故。則題旌題墓。惟曰某官靈柩。曰某人之墓。此理爲長。予有友人不書國號。予并去其故字。識者咸以爲當。蓋旣不書國號。則故字之義無所承。若必欲書。則必加國號乃可。

鹵簿字義

鬼谷子曰。車駕行。羽儀導從。謂之鹵簿。自秦漢始有其名。後漢胡廣作天子行鹵。大楯也。所以扞敵。部伍之次。皆著之簿。儀其五兵。獨以盾爲名者。行道之時。甲楯居外。餘兵在內。故但言鹵簿。而五經精義亦曰。鹵。大盾也。以大盾領一部之人。故名之曰鹵簿。其義如此。

社稷之名

予于前卷嘗紀今世竝稱稷契爲非。蓋稷乃官名。契乃臣名也。按國語載展禽曰。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注云。烈山氏。炎帝之號也。卽神農起于烈山。祭注以烈山爲厲山是也。柱爲后稷。自夏以上祀之。夏禹之興。棄能繼柱之功。自商以來祀之。共工氏伯者在羲農之間。其子句龍在黃帝時爲土官。九土九州之士也。后君也。使君土官。故曰后土。社。后土之神也。又棄勤播百穀。死于黑水之山。故曰稷。勤百穀而山死。由是觀之。則柱與棄俱號后稷氏。共工句龍號后土氏。稱后稷后土。則名以其官。于理甚宜。若以稷契竝稱。則官名臣名雜述矣。杜氏通典云。顓頊祀共工氏子句龍爲社。烈山氏子柱爲稷。高辛氏唐虞夏皆因之。殷湯爲旱遷柱。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句龍。無可繼者。故止。又曰。凡社皆以句龍配。凡稷皆以棄配。社者。五土之神。稷者。于五土之中。特指原隰之祇。援神契云。稷者。原隰之中能生五穀之祇。是也。

漢酎

漢制。正月旦作酒。八月成。三重釀醇酒也。味厚。故以薦宗廟。八月嘗酎。會諸侯王于廟中。出金助祭。謂之

耐金。皇帝齋宿獻金。金不如斤兩。或色惡。王削縣。侯免國。今南方所謂一宿酒者。只一重而已。今至三重。則其味醇厚可知矣。

九族

九族之說。具載禮經。見喪服小記。然諸家議論不同。按夏侯歐陽等。則以爲父族有四。母族有三。妻族有二。與孔安國尙書注。上自高祖。下至元孫之說異。然鄭康成孔穎達則謂由一而三。由三而五。由五而九。故列圖于後。以俟知者。

父族四

己姊妹適人者及子。

父五服內親族。

父姊妹適人者及子。

己女適人者及子。

母族三

母之姊妹及其女。

母之父姓。

舅族。

母之母姓。

妻族二

妻之父姓。

妻之母姓。

三族

高、曾、祖、父、己、子、孫、曾、元。

由一而三。父己身子。由三而五。祖父子孫。由五而九。高曾曾元。

學宮靈星門制

州縣學宮舊制。外門曰靈星。未詳其義。余叔父秋麓先生博學多能。洞究古誼。彗著其說云。漢祭祀志曰。龍左角爲天田。天田號靈星。見則爲農祥。故春籍田而祈社稷。祭之。祠后稷又祭之。祭之皆有尸。天子諸侯卿大夫名以配先祖食。不忍輒忘。祭罷。不容遽使之出門。而就臣位。故其退尸必尋繹復祭。但天子諸侯祭之明日又祭曰繹。卿大夫祭之當日又祭曰賓尸。士曰宴尸。皆退尸也。故於廟門外又一門曰靈星。門。漢郊祀志或言曰。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于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今無存者。不可復考。良耜詩序。秋報社稷也。與絲衣篇次相屬。亦可考見。絲衣詩序。又載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旨意甚明。近世儒者不知何故刊去此語。殆由不知靈星之尸爲祈報社稷之尸也。夫子釋奠祭之略。無其義。閒嘗深思其制。抑昌黎先生謂夫子生民之功。與社稷之功。固自有次第者歟。故作靈星門于廟門外。而釋奠皆出揖之歟。書此。以俟後人博采。以上皆叔父所著說。叔父嘗以明經兩試天子之廷。退而博考經史百家。多所論著。尤于孔門諸子之學。多所發明。著聖門言行錄若干卷。蓋勤苦考訂。凡數十年。而後成。又自類所作曰。山雞愛影集。近得而讀之。筆力超絕。雖老師宿儒。不敢望其藩也。念昔垂髫從叔父學。辱承獎掖。今叔父八十有一。余亦六十有六矣。老冉冉至。懷舊淒然。予杜門隱處。塵土枯槁。海內知己貴人零落殆盡。非復疇昔。故雖勉自造就。力昭其苦心。使得嶢嶢。略慰平生。而有不能也。付之浩歎而已。

已然叔父雖高年。詩筆彌勁。而愚乃志氣日惰。幾于進寸而退尺。嘗自笑曰。豈江淹才盡邪。友人譚伯玉酷嗜叔父之文。欲先刊其所作詩。果成。予當附數語其後。

從祀之目

按史記及唐會要。弟子凡七十七人。而□□□□□□□□宋宰相王文正公旦。嘗言會要所錄七十七人。常從缺二字。所載七十二人。于是琴張、申枹、林放、陳亢、蘧瑗。以其俱見論語。取此五人。而削去公夏首等十人。大觀四年。并子思從祀。凡七十七人。東廡則金鄉侯澹臺滅明其首。而西廡則單父侯宓不齊其首也。歷數之。至考城伯戴聖而止。其閒如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荀況、伏勝、戴聖。俱非聖門弟子。除顏、曾、子思。當時聖門弟子固惟止七十而已。戴聖諸人。并萊蕪伯高堂生。至晉司徒杜預。凡十有七人。入宋續增唐呂黎伯韓愈。至宋華陽伯張栻。凡十人。今元朝又新增左丞許衡一人。通古今爲九十八人。頃余于閩從邵武詣學瞻敬時。郡侯廉公命立塑像。裝繪一新。像設嚴整。絕勝諸郡。予因計其數目。與舊載文字相同如右。廉公問予數目是否。予答曰是。

六藝目

六藝者。禮、樂、射、御、書、數也。其目或不能詳。今載于後。

五禮。吉、凶、軍、賓、嘉。

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

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

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

六書、指事、象形、諧聲、會意、轉注、假借。

九數、方田、粟米、衰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

樂府諸調之始

樂府有般涉調、雙調、水調之類。其來遠矣。雖隋鄭譯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故成七調。然不著其名。及考唐杜缺四字訣載唐諸樂名。

太蔭宮 時號娑陁調。如萬國歡之類。

太蔭商 時號大石調。如昇平樂、破齊陳之類。

太蔭羽 時號般涉調。如太和萬壽樂之類。

林鍾宮 時號道調。如垂拱樂之類。

林鍾羽 時號平調。如舞媚孌之類。

黃鍾商 時號一越調。如綠沈栢之類。

黃鍾羽 時號黃鍾調。如春楊柳之類。

中呂商 時號雙調。如傾栢樂之類。

南呂宮 時號水調。如五更轉之類。

□□□ 時號金風調。如蘇幕遮之類。

律管候氣

北齊神武霸府田曹參軍信都芳。世號知音。能以管候氣。仰觀雲色。常與人對語。則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往驗管。而飛灰已應。每月所候。言皆無爽。又爲輪扇二十四面。薶地中。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自動。佗扇竝住。與管灰相應。若合符契。隋文帝開皇二年。遣毛爽。及蔡子元。于普明等。候節氣。依古于三重密屋內。以木爲案。十有二具。每取律呂之管。隨十二辰置案上。以土薶之。上平于地。中實葭莖之灰。以輕緹素覆律口。每地氣至。與律冥符。則灰飛衝素。散出于外。而氣應有早晚。灰飛有多少。或初入月。其氣卽應。或至中下旬。閒氣始應者。或灰飛出三五夜而盡。或終一月纔飛少許者。帝異之。問牛宏。宏對曰。灰飛半出爲和氣。灰全出爲猛氣。吹灰不能出爲衰氣。和氣應者。其政平。猛氣應者。其臣縱。衰氣應者。其君暴。帝駭之曰。臣縱君暴。其政不平。非月別而有異也。今十二月律于一歲內應不同。安得暴君縱臣。若斯之甚。宏不能對。夫天地之氣。隱微深妙。而數子者。能以智巧相窺。何其神也。

音樂應驗

傳曰。聲音之道。與政通。從古而然。殆不可曉。隋萬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泫然而泣。人問其故。對曰。樂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殺。當時四海全盛。皆謂不然。大業末。其言卒驗。而寶常貧困。無人贍遺。飢餒將死。取所

著書焚之曰何用此爲見者于火中探得僅數卷行世又煬帝將幸江都有樂工王令言妙達音律令言子當從于戶外彈胡琵琶作翻安公子曲令言臥室中聞而驚起急呼其子曰此曲與自早晚對曰頃來有之令言歔歔流涕謂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反此曲宮聲往而不反宮君也吾以是知之帝果被弑于江都

西域人知音

周武帝時有龜茲人曰蘇祇婆從突厥后入中國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閒有七聲問之則曰父在西域稱爲知音代相傳習調有七種于是以其七調勘校七聲冥若合符乃知人性聰明無分夷夏詎可謂夷人有遜于中國也況所善胡琵琶者又其國俗素習者耶

塤制箎制

世本云塤乃暴辛公所造不知何代人周畿內有暴國豈其時之人乎爾雅注曰燒土爲之大如鷺子銳上平底形如稱鍾六孔小者如雞子大者曰𪔐音叫○毛詩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箎世本云蘇成公所造舊制云一曰管非也雖不知其爲何代人然非舜前之人明矣舜時西王母獻琯則是舜時有之成公安得造箎乎爾雅曰大箎謂之沂注云箎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廣雅云八孔今有胡吹非雅器也蔡邕月令章句云箎竹也六孔有距橫吹之詩云仲氏吹箎是也今人常言塤箎而不識其制謾著于此嘗見賓退錄言塤箎之箎則竹虎二字之中猶加二撇今寫

者多只從竹下繼之以虎。卽非字矣。考之說文。信然。

挽歌之由

魯哀公十一年。吳子伐齊。將戰。齊將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孔穎達曰。虞殯者。謂啓殯將虞之歌也。今人言挽歌之由。止言漢高帝時。齊王田橫自殺。其故吏不敢大哭。爲歌以寄哀。而後代相承。以爲挽歌。不知其起于春秋也。由來久矣。

樂歌

六朝樂歌有丁督護二章。亦曰丁都護。宋武帝長女妻徐達之。爲彭城內史。被魯軌所殺。武帝使內直督護丁旌殯斂之。達妻呼旌至閣下。自問殯送之事。每問輒歎息曰。丁都護。其聲甚哀。後人因其聲。廣其曲焉。其辭二首。一曰。督護初征時。儂亦惡聞計。願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二曰。黃河流無極。洛陽數千里。坎軻戎旅閒。何由見歡子。○又有後闕。

擬按郭茂倩樂府詩集。宋武帝有丁督護歌五首。此所載督護初征時云云。乃其一也。黃河流無極云云。乃梁王金珠所作。所謂後人因其聲。廣其曲者。其說本舊唐書。然亦僅載一首云。今歌是宋孝武帝所製。與樂府云宋武帝不合。督護初征時句。唐書又作督護上征去。惜隱居通議後有闕脫。公之敘論。無由盡聞也。

隱居通議卷二十八

造化

兩儀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儀匹也。不曰二儀者。二有先後。兩無彼此。有相匹之意焉。天一地二者。乃先後之言。爾地亦惟一。而云地二者。蓋言下已落第二也。李明之衡山記云。朱符謂火著如兩儀。不可闕一。故不曰二。而曰兩者。陰陽互爲用也。羅氏路史發明其義。乃知兩與二相似。而實有辨。

亭毒

人常用亭毒二字。而不明其義。按路史注云。亭蓄其形。毒散其氣。此謂天地之初也。曰亭毒。萬有風行。焱逝。致亭之毒之。原出列子。俗見習熟。以毒義爲不美。然易曰。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正猶岐、雷、兪、扁。不惟參苓之養性。其劫痼攻積。雖烏喙亦所當用。何也。以毒攻毒。有至仁焉。善去兵者不廢師。故曰。毒天下而民從之。吉。

天地開闢數

皇極經世書言天地開闢之數。實前古聖賢所未及。今書其略于後。

天地一開一闢。謂之一元。總計十二萬九千六百年。開自寅己。至戌戊而後閉。開之時。凡二百四十星。計八萬六千四百年。閉自成戌。至寅己而始開。閉之時。凡一百二十星。計四萬三千二百年。自夏禹八年過午。至今猶屬午之中上。必待滿足一萬八百年。然後過未。自開闢至今。約三萬八千年。自今以往。猶須過四萬八千四百年。

天地有初

祇裊新襲。蟣蝨生之。洲沼創出。蟲魚產焉。一氣之初。萬物相見。故雖天地必有初也。按談藪云。道言天地初闢。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豬。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蓋賤者易生。貴者難育。故今人以建寅之月一日起至七爲人日。謂天地有初。其理則然。而雞狗羊馬之說。蓋先生物以供人之用耳。

夫婦所始

元氣所孕。始于子。立于巳。子者。字之始。巳者。包之始也。自子而推。男左行三十而立于巳。女右去積二十而合之。亦在巳也。陰實從焉。是故聖人因此制爲男三十有室。女二十有家之禮。參天兩地。自然之數配也。自巳而妊之。男十月毓于寅。女十月毓于申。申爲三陰。寅爲三陽。故年運起焉。日生于甲。月生于庚。日月西東。夫婦之象。申統于寅。庚統於甲。左右巳之合。以子。將以順性命之理爾。又曰。男子由戊子推之。左行三十。丁巳十月至丙寅。以土生木也。女子由庚子推之。右行二十。辛巳十月至壬申。是金生水也。此男

女陰陽出于自然。予不習數學。未究其理。姑記于此。以待識者。

古今一理

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今之聲色。後之聲色也。鳥獸竹木。人民好惡。以今而見古。由此而知來。千世之前。萬歲之後。無以異也。此言出于王充。充謂有理。昧者謂古今殆觀。非是。

天地毀敗有數

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此語出于無常經。物莫不有數。雖天地莫能逃也。山亡。川邕。郡陷。谷遷。沙漠遺舊海之蹤。厓險著蚌螺之甲。晉殿破檻。昆明劫灰。有以見地嘗屢敗矣。土石自天。星隕如雨。或夜明如晝。或越裂崩地。有以見天嘗毀矣。宛首道君曰。天地運度。亦有否終。日月五星。亦有虧盈。況于人乎。此皆路史所載。且注云。今西北荒外沙漠閒。皆是海滄遺蹟。而太行麻姑朱厓等山。險厓石罅。皆有螺蚌之殼。顏魯公以爲桑田之變也。天地崩裂事。史載甚多。其最著者。缺三字。元年十二月。從天西北角至東南。或坼裂二百丈。或數十丈。有聲如雷。山鷄皆叫。或見天中宮室之類。豈果毀敗有數。天地莫能逃也。建昌城西有石崇觀。其石閒有螺蚌殼。合之顏魯公所載。信然。

魁星移次

淳熙中。殿試進士。有鄧太史者。告周益公。魁星臨蜀。臚傳先一日。又告夕有震雷。魁星自蜀移照吳分。及期。上忽以第一卷與第二卷互易之。吳人果第一。蜀人第二。當時咸奇驗其言。此事甚神。前輩謂古天官

書無魁星之名。今所繪像。又與斗魁不同。使此星卽斗魁。安得移照分野。且移照又先以雷。尤爲甚異。據鄧之說。魁先臨蜀。而是年蜀人當第一。然則與吳分何與。若此星亦如日月五星躔次周轉。必漸次移照。按吳分當南斗。相去一百八十度。何以遽能移照如是之速。皆理之所不可解者也。科目在宇宙閒。特小事耳。事有類於此者尙多。狀元雖貴。然亦人閒一時之榮。千載事業。于此何與。而便足以動天象如此。豈文章科名亦天所貴耶。天旣貴之。而今又絕之。何也。近年有言狀元若在南中。則國家運數將盡者。已而咸淳辛未歲狀元張鎮孫。乃廣州人也。未幾而國遂亡。然則科名氣數。果有所關。則昔人所謂自有文章司造化。莫將科目待時賢者。信矣夫。

氣數災異

氣數災異之說。揆理不通。然亦有適應者。予嘗聞州里長老言。嘉定壬午歲南豐大水。甲申歲又大水。紹定己丑。廖寇破邑。辛卯大饑荒。後六十年。至近歲壬午。衆謂邑當大水。竊意太虛浩蕩。所識者廣。豈屑屑獨計吾豐邪。至期邑果大水。甲申歲謂復水矣。然卒不應。逮乙酉又大水。不減壬午焉。丁亥大饑。質鬻妻子。至己丑。衆又謂當有寇警。殆又不然。已而臘月慮遠者與汀畚相挺而起。至庚寅春某月日。寇乘橋攻南門。州兵禦之。幸不破城。而辛卯又饑。特不如丁亥之甚。雖不盡應。顧亦不免。然則災異氣數。豈有期焉。先定之乎。

嘗見歷家有三元甲子之說。而不曉上元從何而起。近見史書云。歷自漢降。沿革不同。然大抵皆布算積分上求數千歲之前。必得十一月朔日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會于子。謂之上元。以爲歷始。

五行

卜筮家以四方分金、木、水、火。而土居中位。于四方無所附麗。于是寄之于水曰。水土長生申。水土旺在子。水土庫在辰。水土敗在酉。愚嘗思之。土不當寄于水。克水者土。安可相寄。火實生土。則火爲土母。以子寄母。似爲有理。此說雖往來胷中。未之能決。因觀月令注。黎兼爲土官。止謂祭五官之神于四郊。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元冥在北是也。實五官而爲四神者。火土俱位南方。其神皆祀黎。又周禮大宗伯注。顓頊之子曰黎。爲祝融后土。食于火土。是黎兼二祀也。由此觀之。則愚欲以土寄于火。似合乎古人之說矣。

五色

五色者。青、赤、黃、白、黑。也是爲五方之正色。若夫以木克土。則青黃合而成綠。以金克木。則白青合而成碧。以火克金。則赤白合而成紅。以水克火。則黑赤合而成紫。以土克水。則黃黑合而成駢。此五方之閒色也。

五星聚處

歷家謂明年甲申歲十有二月五星聚斗。是爲丑寅之閒。按五星緯天。躔次不同。其聚而同度實難。考之前代。漢高帝時聚東井。宋乾德五年聚奎。明年甲申聚斗。其聚于井。實開文景之治。其驟于奎。實開咸平。

慶歷之治。今聚于斗。其應雖未可知。然以古今之難逢者。一旦會逢。其爲禎祥必也。自常有驗。特未知孰當其應爾。史載漢元年冬十月聚井。以躔次推之。當在六七月之間。宋初翰林學士竇儀與廬多遜、楊徽之同朝。嘗謂多遜等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二拾遺見之。儼不及也。已而果如其言。今聚斗在十二月。而歷家又謂來年十二月木星前行斗度數日。恐于躔次不合。然亦未知孰是。余人歷學不習。無以訂其是非。然考五星所聚之方。多在乾坤艮巽之位。井在未申之間。坤位也。奎在戌亥之間。乾位也。斗在丑寅之間。艮位也。然則佗時復聚。當在辰巳之間。巽位邪。巽位之宿爲角。則四聚其在角乎。漫記其說如此。以待來者。○後考淳熙十三年丙午歲八月乙亥。日月五星聚于軫。惟以乾德丁卯五星聚奎爲瑞。至淳熙丙午之聚軫。則未有以瑞言者。或謂奎聚主文。故爲瑞應。而軫無可取。故不言也。然朱張呂陸星聚此時。豈曰非瑞呼。

妖孽之名

草木之變曰妖。蟲蛇之變曰孽。六畜變異謂之禍。異物忽生謂之怪。氣相傷相逆曰戡。已上出玉歷及漢五行志。今世俗常談。惟曰妖孽。曰妖怪。然未知其所以命名之義。

隱居通議卷二十九

地理

四方之限

溟渤漲洋。天地所以限東徼也。惡谿沸海。天地所以限南徼也。陷河懸渡之設乎西。瀚海沙子之設乎北。天地所以遮西而制北也。激瘴霧于東維。界黑水于南極。泄流沙于西陲。決弱水于北溟。古文漢。天地所以界四維也。八荒之內。奚有奚無。八荒之外。何止何極。以上見羅泌路史中說。

惡谿沸海

惡谿在閩。多厲毒。中者溫屯嘔泄。逾者脚輒腐弱。其魚多鰐。沸海常沸。尤多惡魚。炎州貢者經之。路史之所載如此。然予嘗仕閩數年。不聞有此也。惟聞延平一宣差言。常汎南海。海水中有火出。郭學錄又言嘗見海嘯。其海水拔起如山高。

西土頭痛山沙子黑水

自罽賓國西行。歷大小頭痛山。及赤土身熱之阪。山在渠搜之東。疏勒之西。冬月過者。有頭痛身熱吐逆之病。驢畜皆然。夏月卽死。又經烏柁四百里。石懸度山。咫尺之路。下臨不測。在盤陀西南。今葱嶺冬夏有

雪。卽佛書所言雪山者。路史說本漢西域傳。

沙子在契丹後彌數千里。往者女真旣滅契丹。其臣大石林牙攜其子三晝夜踰沙子立之。數十年。粘罕不能近。

黑水在梁離閒。涉者脛黝黑。

柳中路伊吾路陷河弱水

裴矩西域記。自高昌東南去瓜州千三百里。竝沙磧。乏水草。四面茫茫。蓋西州之柳中路。又有一路。自柳中縣南東行。經大海東。又東南渡磧入伊州。卽裴所謂伊吾路。今奉使者至高昌。從武威西北有捷徑。度沙磧千餘里。四面茫然。不可準記。行者唯視人死骸骨及驢駝糞。以爲記。大雪卽不得行。或見宮宇。忽聞歌笑。從之者多不反。蓋魑魅所爲也。當且末西北沙中。夏熱風爲患。惟老駝能知之。風將作。則駝聚鳴而擁其鼻口。否則死。今高昌客旅皆由伊吾道。

出陽關至于闐國。路經陷河。伐檀置中。乃得渡也。弱水亦陷河之類。羽毛皆沈。今川廣之界亦有一小河。渟渟而深。今古不得渡。蓋亦弱也。

海外多國

昇明二年。倭王奉表。條其祖之勳。謂東北服者二百九十有六國。是固海東之國。倭王所服者。然其未服之國。又幾千百矣。支顯西游道其所記數百國。此于闐以西之國。支顯所知者。然其所不知者。又幾千百。

矣。智猛法益之錄。曇勇道安之傳。蕃王之國。不下四五百。大廷四域之使。魏氏四道之賓。所奏國數。亦不下四五百。此世所未嘗聞者。是數千國。俱樂土也。則海外之國。不勝其多矣。擬按東北二字。今路史本作東西。

總前路史五段而論。則知世閒疆土如此其闊遠也。今人惟指中國所統以爲大。直井蛙之見耳。人豈可以不博覽哉。

南陽形勢

往在閩。閱艾軒先生林中書光朝文集。內有一論。謂南陽可都。其設甚備。失於鈔纂。今閱歐陽文載慶歷閒論西事書。亦有一論曰。臣聞漢高祖入秦。不由東關。而由南陽。過酈析。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自古用兵往來之境也。臣嘗至南陽。問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長安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初漢高入關。其兵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狹而險也。然自洛陽建都後。行者皆趨東關。其路久而遂廢。若能按而通之。則武昌、漢陽、鄧復、襄陽、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沿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頓之南陽。沿漢之地。山多美木。近漢之民。仰足有餘。以造舟車。甚不難也。歐公建明南陽地利之美如此。其說與艾軒合。然艾軒則以孝皇有志恢復。故欲于此建都。以北窺中原。而歐公則以元昊犯邊。欲于此聚餽。以應接西事。其勢不同。其論則一。自古雖未嘗建都于此。然合二論參考。則其地形勢有足取者。陳龍川上孝皇書。亦言荆襄南陽形勢可。

都。謂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大意皆相近也。

三輔黃圖

三輔黃圖上下二卷。不著作書者氏名。其載秦漢宮室苑囿甚備。顏師古漢書新注多取焉。唐書藝文志。有三輔黃圖一卷。列于地理類之首。亦不言何人作。其間多用應劭漢書集解。劭後漢建安時人也。至魏人注漢書。復引此圖爲據。以此考之。得非漢魏閒人所作邪。卷首一序頗雅潔。漫載于左。

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三代盛時。未聞宮室過制。秦穆公居西秦。以境地多良材。始大宮觀。戎使由余適秦。穆公示以宮觀。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則苦人矣。是則穆公時宮室已壯大矣。惠文王初都咸陽。取岐雍鉅材。新作宮室。南臨渭。北踰涇。至于離宮三百。復起阿房。未成而亡。始皇并滅六國。馮藉富強。益爲驕侈。殫天下財力。以事營繕。項羽入關。燒秦宮闕。三月火不滅。漢高祖有天下。始都長安。實曰西京。欲其子孫長安都此也。長安本秦之鄉名。高祖作都。至武帝承文景菲薄之餘。恃邦國阜繁之資。土木之役。倍秦越舊。斤斧之聲。舂鍤之勞。歲月不息。蓋騁其邪心。以誇天下也。昔孔子作春秋。築一臺。新一門。必書于經。謹其廢農時。奪民力也。今哀采秦漢以來。宮殿門闕樓觀池苑在關輔者。著于篇曰三輔黃圖云。東都不與焉。○予觀此序。簡而當。質而不俚。非近世所能及也。

三輔。本是三秦。禹貢九州內。則雍州也。古豐鎬之地。平王東遷。以岐豐賜秦襄公。至孝公始都咸陽。咸陽

在九嶷山渭水北。以其山水俱在南。故名咸陽。秦并天下。置內史以領關中。項籍滅秦。分其地爲三。以章邯、司馬欣、董翳爲王。謂之三秦。故漢高帝入關。定三秦也。五年。高帝在洛陽。婁敬說帝都長安。田肯從而贊之。有居高屋建瓴水之說。自是漢始都之。初置左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改內史爲京兆尹。與左馮翊、右扶風。謂之三輔。俱治長安古城中。公羊傳曰。京。大也。師。衆也。天子所居。馮翊注曰。馮。憑也。翊。輔也。翼輔京師也。其地今同州扶持也。助也。言助風化。在今岐州。

始皇三十五年。作朝宮于渭南上林苑。庭中可受十萬人。車行酒。騎行炙。千人唱。萬人和。收天下兵聚咸陽。銷爲鐘鐻。古以銅爲兵。故可鑄鐘。高三丈。銷鋒鏑爲金人十三。立于宮門。舊注云。鑄金狄人。立阿房宮前。生高三丈。董卓悉椎破銅人銅臺。以爲小錢。魏明帝欲徙二金人于洛陽。載至霸城。重不可致。留之。

阿房宮。一曰阿城。規恢三百餘里。離宮別館。彌山跨谷。輦道相屬。前殿東西五十步。南北五十丈。木蘭爲梁。磁石爲門。門在阿房前。悉以磁石爲之。令四夷朝者。或有隱甲懷刃。卽吸止以示神。亦曰卻胡門。阿房宮未成。欲更擇令名。名之。未果。以其宮在阿基旁。故天下因謂之阿房宮。

望夷宮。在涇陽縣界。北臨涇水。以望北夷。故名。

未央宮。漢初蕭何造。高祖見而怒其壯麗者也。周回二十八里。前殿東西五十丈。深五十丈。高三十五丈。武帝以木蘭爲桷。桷。椽也。文杏爲梁柱。金鋪玉戶。華榱璧璫。雕楹玉碣。重軒鏤檻。青瑣窗也。丹墀。左城右平。城階級也。右則棄車上。故使之平。左則人上。故爲之階級。黃金爲壁帶。閒以和氏珍玉。風至。其聲玲

瓏然也。宮內又有金華、承明、昭陽等殿。及麒麟閣、天祿閣、金馬門。金馬門，宦者署。武帝得大宛馬，以銅鑄像，立於署門，因名。

建章宮在未央宮西。長安城外。漢武帝造，度爲千門萬戶。自宮西跨城沱，作飛閣通之。正門曰閭闔。閭闔，本天門，而宮門名之，以像天門。高二十五丈。左鳳闕，闕上有金鳳，高丈餘，卽銅鑄鳳也。高二十五丈。右神明臺，門內起別風闕，以其出於宮垣，識風從何來也。高五十丈。對峙井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前殿下視未央宮。西漢宮中有百子池。戚夫人侍兒賈佩蘭者，後出宮爲扶風段儒妻，能言在宮中時，見戚夫人侍高祖，常以趙王如意爲言。高帝思之，幾半日不能言，嘆息悽愴，未得其術，使夫人擊筑，帝歌大風以和之。予嘗見盱江李先生賦戚夫人有曰：百子池頭一曲春，不知其旨。今閱黃圖，乃見原委如此。漢有飛廉，屬玉觀。飛廉觀在上林。武帝元封二年造。飛廉者，神禽也，能致風氣，身似鹿，頭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武帝命以銅鑄，置觀上，因以爲名。屬玉者，水鳥，似鵝鵲，以名觀也。又曰：屬玉似鴨而大，長頸赤目，紫紺色。

石渠閣，蕭何造。其下鑿石爲渠，以導水。若今御溝，因以名閣。所藏入關時所得秦圖籍，成帝又于此藏祕書。

天祿閣亦藏書籍所。漢宮殿疏云：天祿麒麟二閣，蕭何造，以藏祕書，以處賢材也。

靈金內府，藏太上皇微時一佩刀，長三尺，上有銘字，難識。傳云：殷高宗伐鬼方時所作。上皇游豐沛山中，

寓居窮谷。有人冶鑄。上皇息其旁。問鑄何器。工者笑曰。爲天子鑄劍。慎勿言。曰。得公佩劍。雜而冶之。卽成神器。可克定天下。昂星精爲輔佐。木衰火盛。此爲異兆。上皇解匕首投爐中。鑄成劍。殺三牲以釁祭之。工問何時得此。上皇曰。秦昭襄王時。予行陌上。一野人授予云。是殷時靈物。工卽持劍授上皇。上皇以賜高祖。高祖佩之。斬白蛇者也。及定天下。藏于寶庫。守藏者見白氣如雲出戶。狀如龍蛇。呂后改庫名曰靈金藏。惠帝以此庫貯禁兵器。名曰靈金內府。世人常言高祖起布衣。提三尺劍以取天下。不知劍之所始。乃如此。

霸橋在長安東。跨水作橋。漢人送客至此橋。折柳贈別。世人常用折柳送別事。不知出此。唐王維詩。蓋本此也。遂爲故事。

宮殿觀闕之盛。肇于秦而繼以漢。舉其最。則秦有朝宮阿房。漢有未央建章。以高言。輒曰。五十丈。三十五丈。或二十五丈。以深廣言。輒曰。東西五十步。南北五十丈。或東西五十丈。深五十丈。以規恢延袤言。輒曰。三百餘里。少亦二十八里。或曰。可坐萬人。或曰。庭中可坐十萬人。或跨渭而造石橋。或跨城池作飛閣。輦道大概極土木之工。始之于秦穆公。惠文王。大之于始皇。尤而效之者。蕭何。又甚焉者。漢武也。計其壯鉅雄峙。摩雲霄而傍日月。雖傷財害民。不免怨讟。然遐想氣象。其能至此。亦真丈夫之雄也。惜夫興替不常。古今同盡。乃罔有巍巍千載者。不旋踵而化爲游塵。蕩爲冷風。潘安仁西征賦有曰。所謂尙冠修成。北煥南平。皆里名。皆夷漫蕩滌。無其處而有其名。爾乃階長樂。登未央。汎大液。凌建章。又曰。驚雉雥于臺陂。狐

兔窟于殿傍。又曰：洪鐘頓于毀廟，乘風廢而不懸，禁省鞠爲茂草，金狄遷于霸川。悲夫！英雄之建立，乃如斯而已乎？予嘗欲一游終南之山，渡灞滻之水，弔秦漢之故都，而物色其遺跡。今南北混一，踰四十年，兆足以行，而予又老矣。鄉里非無客京兆者，京兆之人非無與余交者，及詢訪往古，俱不能知。蓋其愚俗，懵學，故不能通知古今也。姑述此，以志予懷古之恨。若夫陳之臨春，結綺，隋之西苑，唐之華清，宋之艮嶽，是又不過供游宴之娛，非若秦以壯大，夸西戎，漢以出麗，重威武者也。無足道矣。

新豐建立

史載漢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既定天下，西都長安，而太上皇不樂關中，思慕鄉里。高祖爲徙豐沛屠兒酤酒煮餅商人，立爲新豐，并徙舊社，放犬羊鷄鴨于通衢，亦競識其家。似此卽是仿效故豐街巷市井居民也。一遷徙閒，多少事節，雖足以悅其父，而不免于勞其民矣。然此樣子，則古所無之，後世不再有之，亦奇事也。

袁廣漢園池

茂陵富民袁廣漢，藏鏹鉅萬，家僮八九百人。于北山下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中，縈石爲山，高十餘丈，連延數里，養白鸚鵡、紫鴛鴦、犛牛、青兕、奇獸、珍禽，充積其閒，積沙爲洲嶼，激水爲波，致江濤。海鶴孕雛，產鰕延，漫林池，屋皆裴回連屬，重閣脩廊，行不能徧也。廣漢後有罪誅，沒入爲官園，鳥獸花木皆移入上林苑中。悲夫！廣漢真愚人也。已夫！以漢武之爲人，百世之下，閱史冊猶知其非能容物者，彼方

修建宮苑。夸示四夷。一富民乃欲與之敵。帝豈能平邪。其取誅滅宜也。近代韓侂冑修圃甚麗。後亦沒官。然事體卻不同。

川江圖

予六十年前見蜀人李宰所藏長江萬里圖。起岷州。訖浙江海門。山川城郭。歷歷可翫。惜不復覩。今黃德英示以蜀江圖一卷。廣踰半尺。長四丈餘。其開惟畫蜀江。起威州。訖公安而止。不得如舊圖之抵海門也。謾記大略。以見泝蜀之艱險云。自公安縣沙市而西。卽江陵府。治江北。而荊門軍治江南。有黃牛峽。有鹿角灘。歷巴東峽口。卽峽州。治江北。有人鮮甕。有江心烏龍石。進卽石首縣。治江南。又進卽歸州。治江南。有白巫峽。有楚王樓。有巫山十二峯。有宋玉亭。皆南岸也。又進卽巫山縣。治江南。有杜甫草堂。進爲夔州。有白帝城。有八陳圖。有瞿唐峽。灩澦堆。雲安縣。治江北。而萬州。忠州。皆治江南。歷清江縣。至遂寧府。重慶府。及豐都縣。亦治江南。有豐都寺。有豐都觀。又歷涪州。恭州而上。則瀘州。亦俱治江南。前進敘州。乃治江北。有馬湖江。有大小烏龍山。又進則嘉定府。治江南。有九樓佛閣。則在江北。遂爲眉州。亦治江北。有蛾眉山。有秦楚樓。有芳草渡。有萬里橋。則俱在江南。由眉而進。則成都府。治江南。而永康軍。則在江北。有三十六峯。在江南。南爲青城縣。有青城山。有玉女關。有玉壘關。有七盤山。至威州。治江南止矣。一卷之圖。首尾如此。予跋其後曰。右潁川德英父所藏蜀江圖也。廣僅半尺。脩踰四丈。西起威州。東訖江陵。凡跨十有八郡。其間山川城壘。人物聚落。仙宮梵宇。風飄浪舶。歷歷在眼。往年德英曾示此圖一軸。予固賞愛爲賦詩。今閱

此卷更自精工。彌使人賞愛不已。真奇筆也。憶少日閱輿地志。極愛西蜀風景形勢。銳欲溯巫峽。闕劍門。周視古英雄爭戰處。稍慰胸中之奇。顧蹉跎浸老。付來生矣。展翫傷懷。因寄一嘆。并載前詩曰。誰貌坤維入畫圖。東西川合匯。荊湖金湯夾岸提。封接玉帛連檣貢賦輸。劍閣幾煩豪傑夢。錦城曾是帝王都。如今混一兵爭息。見說煙花漸似吳。凝案泯蘊題跋內所載稍異。

十二峯名

巫山十二峯。口習耳聞熟矣。終未悉其何名。今因蜀江圖所載。始得其詳。曰獨秀。曰筆峯。曰集仙。曰起雲。曰登龍。曰望霞。曰聚鶴。曰棲鳳。曰翠屏。曰盤龍。曰松巒。曰仙人。予因墮括成句曰。筆峯獨秀集仙起雲。登龍望霞盤龍翠屏聚鶴棲鳳松巒仙人。總爲六句。聊便記覽耳。山在歸州。乃川江之南岸。見者謂十二峯元不聯屬。往往懸隔相望。若欲觀玩。惟滌流入蜀者甚便。儻順流而東。則三峽水急如箭。不容寓目。所謂歸州淘米。峽州喫飯。可見其峻疾矣。凝案別書有朝雲淨壇上昇聖泉而無獨秀筆峯盤龍仙人。俟更攷定。

閩地險惡

予幼讀南豐先生所作道山亭記。摹寫閩地山川險惡之狀。筆力精妙。宛如圖畫。殆似西漢文章。歐蘇不能及也。然平時只作文字看。實未信其險惡果如此。至大辛亥。赴官劍津。初入杉關。已見山嶺崇峻。回首江西。如在平地。猶未覺其險也。自邵武城下發官船。歷拏口驛。富屯長驛。順昌縣。王臺驛。順流赴劍。然後

見谿灘湍激石筍峭峻舟行其閒時遭驚駭予舟中因語孫兒以道山亭記昔聞而今見之其所歷與記中所載無不合者茲錄于後其略曰閩故隸周者七至秦開其地列于中國始併爲閩中郡自粵之太末與吳之豫章爲其通路其路在閩者陸出則阨于兩山之閒山相屬無閒斷紮數驛乃一得平地小爲縣大爲州然其四顧亦山也其涂或逆坂如綠絙或垂厓如一髮或側徑鉤出于不測之谿上皆石芒峭發擇然後可投步負戴者雖其土人猶側足然後能進非其土人罕不躓也其谿行則水皆自高瀉下石錯出其閒如林立如士騎滿野千里下上不見首尾水行其隙閒或衡縮繆揉或逆走旁射其狀若蚓結若蟲鏤其旋若輪其激若矢舟濤沿者役便利失豪分輒破溺雖其土長川居之人非生而習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陸之險如此漢嘗處其衆江淮之閒而虛其地蓋以其陜多阻豈虛也哉云云朱文公嘗愛曾文以爲嚴健有法此語信然近學錄鄭見獨爲予言道山亭記豐碑鉅刻巍然猶存鄭三山人也故知之他日有使至其地當命匠致墨本歸鄉里示親朋庶猶可想見鄉先達之萬一云

前代軍壘

秦墮封建易爲郡郡置守漢因之國皆爲郡更曰太守至隋廢郡置州唐世天下俱爲州改太守曰刺史宋又改曰知某軍州事此其大略俱可曉也獨有數小壘名之曰軍者未悟其義而其治所又多在各道授境去處如建昌軍邵武軍則江西福建界上也如南安軍則江西廣東界上也如江陰軍則浙西之盡頭如廣德軍則江東之盡頭如桂陽軍武岡軍則湖南之沿界豈非常時諸州地里闊遠綏御不及故于

接境聚軍。以控扼之。其初不過營壘。久則因以軍爲名。且從而例視若州府之類矣。夫軍之字義。與州府郡邑不同。流俗承譌。併失字義。遂真以軍爲郡。不亦謬乎。以軍爲郡。不記始于何朝。而建昌志曰。南唐元名建武軍。入宋始改建昌。則軍之叛也。豈五代時邪。其閒有臨江軍。則居江西之腹。興化軍。則處閩海之濱。茶陵軍。亦在湖南內地。今考之。亦接吉安界。又不盡居接境處。又是一例。宋時仕宦應得郡而資淺者。未授以州府。首命爲知軍。而軍之地望。亦自不等。如南安軍在江西窮處。國小地狹。而地望乃特重。爲守臣者。率年歲陞遷。爲部使者。如提刑提舉之類。其平遷亦得佳郡。蓋以郡當東廣之衝。地有蠻峒之擾。苟撫治有功。則因優之也。景德庚申。梅知軍鼎經除江西提刑。後趙知軍浚。皆擢守建昌。其餘諸軍。則未之聞也。而宋時雄藩大鎮。又自別有軍號。如杭州曰寧海軍。紹興曰鎮東軍。溫州曰應道軍。婺州曰寧遠軍。嚴州曰遂安軍。平江曰平江軍。建康曰建康軍。揚州曰淮南軍。龍興曰鎮南軍。贛曰昭信軍。建寧府曰建寧軍。泉州曰平海軍。如此者。不盡記。每軍皆設節度使官一品。其地則謂之節鎮。節度使立。遙授請厚俸。而不親臨其郡。非若唐代淄青。盧龍。宣武等處。節度則真有其地。統其軍。跋扈難制。至于篡逆也。宋制節度使官儀甚盛。其家建巍樓。柎纛。其中有黃幡豹尾之屬。名之曰節樓。又祀神。名之曰節神。其節度使每出。則千兵擁衛。捧節前驅。見者避路。有令曰。衝節者斬。然所統軍卒。則咸無焉。

天齊

封禪書載秦始皇祀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也。居臨菑南郊山下。注引解道彪齊記云。臨菑城

南有天齊。五泉竝出。有異于常。言如天之腹臍也。又曰。齊所以名爲齊。以天齊也。注曰。當天中中齊。愚嘗于前卷略議之。凝案前卷今逸不存。今詳具其說如此。乃知衡、華、嵩、恒俱稱某天。某天而東嶽獨稱天齊。有以也。當天之中。故祀天主。與地主不同。

不夜城

不夜乃古縣名。齊記云。古有日夜出。見于齊東境。故萊子之城以不夜爲名。

市井

予嘗疑世稱市井二字無義。按史記正義曰。古人未有市。若朝聚井汲水。便將貨物于井邊買賣。故言市井。乃知舊所疑不差。

九河之名

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潔、鉤盤、鬲津。

陽關

唐王維送元二使安西詩曰。渭城朝雨裊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後知音者以此詩作三疊聲歌之。予初不考陽關在何許。意疑玉門關左右。及見五代晉高居誨奉使于闐記所載。乃知陽關去玉關尙遠。其略曰。自靈州過黃河。行三十里。始涉涉入党項界。行四百餘里。至黑堡沙。沙尤廣。遂登沙嶺。卽党項牙也。渡白亭河。至涼州。又西行五百里。至甘州。卽回鶻牙也。自甘州西。始涉

磧磧無水。載水以行。甘人教督使者作馬蹏木澀。木澀四竅。馬蹏亦鑿四竅。綴之乃可行。西北五百里至肅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門關。又西百里。出玉門關。經吐蕃界。西至瓜州沙州。二州多中國人。瓜州南十里。有鳴沙山。云冬夏殷殷有聲如雷。云禹貢流沙也。又東南十里三危山。云三苗所竄也。其西渡都鄉河。曰陽關云。由是觀之。則玉門關距雲州近二千里。又歷瓜州沙州而後至陽關。度又遠數百里矣。江南人望張掖酒泉。已覺縣遠。而班超云。臣不敢復望至酒泉郡。止願生入玉門關。則其遠于酒泉可知。已陽關又遠于玉門。宜其謂西出陽關無故人也。安西在陽關之外。知又幾里。今日甘肅置行省。可見提封之廣。識者謂天下地理。惟西最廣。恐或如此。音律中有甘州涼州伊州曲。

尾閭

宏齋先生包樞相。嘗言昔爲台州通判日。州連東海。遙望海洋中。有漩渦至數十。疑卽所謂尾閭也。予每欲質其事而無由。至大庚戌辛亥閒。石塘胡汲仲長孺爲台州寧海主簿。縣正與海接。予與石塘公厚。因以宏齋舊說叩之。今得其回書云。寧海在台東境。距平陽嶺海七百里。距鄞爲近。其又東境卽大海。舟人所不敢涉。惟冬則釣船行二程輒止。相傳其東則鬼國。水勢流下。雖潮生時亦不可上。恐是尾閭處也。宏齋謂見有十數渦。則某所未見也。汲仲之所報如此。予以嗜古好奇之故。博徵異聞于所親歷者。然猶不能究尾閭之實。則據紙上而妄談者。何足道哉。

洗馬池

江西龍興市心有一方池臨街綠水泓澈名曰洗馬池不悟其義近聞一人云古有姓李者仕爲太子洗馬居此地故得名然洗馬之洗本音鮮非音徙也豈俗不識字故傳譌邪予去年到龍興乃見已爲民居障蔽不復得見矣去年乃至大辛亥○凝案注云去年乃至大辛亥時公年七旬有二明年爲皇慶元年王子時公年七旬有三則在延平矣南昌府宋爲隆興府元改龍興路通議元時所作故隆皆爲龍

隱居通議卷三十

鬼神

目擊三怪

神怪之事。吾素不信。但卽今數事。乃吾目擊而身親者。殊未有以自解。南豐石仙觀之前。有巨樟一株。世傳宋咸平辛丑。有方士冷道者在彼修煉。一日。叱木使開。則木腹中虛。因入其中。坐化而逝。木久生合。里人相傳以爲神。後治平丙午。令公胡若者不信。斧而驗之。則見道者兀然而坐。儼然如生。欲後來取信。傳以塑繪焉。自是歷二百年。木不復合。予親見所斧木竅。長盈尺。闊數寸。中虛。而枝葉茂。冷道者兀坐。猶故也。心竊怪之。越寶祐癸丑寒食後一日。大風拔木。木雖仆。而冷道者猶兀坐木根之上。屹無所傷。屋而覆之。至今猶存。此不可解者一也。豐之軍山。險峻倚天。號江南絕頂。上有石室。祠浮丘王郭三真君。曰三仙。禱祀者歸焉。時見雲霧滃鬱。中有光如日暈。大如車輪。鄉人稱曰圓光。光中見三仙。冠服貌像。隱隱可辨。其飛行翕忽。或升或沈。頃刻不見。此不可解者二也。咸淳癸酉歲。余家圩城中。聞南豐母舅家。爲鬼所侮。每當昏時。有聲歔然于屋前後。或窗櫺。或庖廡。環繞而鳴。老幼皆縮頸滅燭。噤不敢聲。達旦乃已。明日復然。如是者踰半年。已而姪氏病且死。予聞訃往弔。將就寢。忽聞鬼聲去臥榻三五尺。去地僅二尺。且行

且鳴。予叱之不止。已而其聲或遠或近。予亦困且睡矣。禮畢。余過反盱城。後乃聞其聲漸息。而舅家亦遷別居。越三載。北兵薄盱城下。予奉親還南豐。無所于居。因假舅氏舊館寓焉。則昔之鬼聲無聞矣。每獨坐至夜分。亦汔寂然。未幾此屋遭兵燬蕩盡。然當時何其怪也。此不可解者三也。神鬼有無。當必有知者。今紀目擊身親者如此。

雷神顯應

趙倅良驂言。宋時仕潭州。一日迅雷擊壽星觀。碎鷓鴣。道士見雷神。青面緋衣。裴回檐間。久之始去。後乃知鷓鴣中有真語。神取出之。置干道。寄窗內桌子上。其裴回者。疑一時未定置頓之所也。鄰寺林長老自衛言。至元十九年。隨其師曰湖山僧錄者。寓吉州。一日雷震報恩寺。寺有八難觀音堂。堂皆涌壁。雷繞其間。久不止。有僧判甘臧卜者。胡人。用本俗法。披紅禪衣。誦一番呪語。以米五斗撒之。雷乃去。擊其寺門而散。雷神悉取涌壁上觀音像。及從神等。移置案上。而于涌壁之後。搜擊柱木皆碎。凡佛像無一損者。

吾州梓源李規可。圓孫。有子。因事微忤規可。明日規可出州訴之。行至黃沙坪。衆勸以反。乃拜天訴子。抵家以原詞竈中焚之。未幾其子入州。行至父所拜處。迅雷一聲。殛死。衣裳破裂如絲。是日也。予在郡庠講堂聚話。竊怪劈歷非常。已乃聞劈死其子。有至元鈔三百文兩張在身。雷火不焚。朱墨煥然。秋麓叔父鏜。嘗言京源曾氏有婢。常棄擲米穀于糞壤。往往不加愛惜。或勸止不從。一日婢正撒米穀。忽

雷火焚婢自頂至踵炮其半體餘半體無所傷幸不死蓋亦憐其愚而警之。

蘇濟翁公讓言其鄉中有職役人二其一純實其一凶狡純實者因某事聚少米其凶狡者緣怒悉以米棄溝瀆中狼籍滿地純實者勸之不從一日二人同行暴風急雨忽至雷電隨之漸覺晦冥二人者將避之而無其所遙望前途有社林焉擬造樹下避雨既至則見社林中有數人若吏卒或衣緋青或黃帕首急禽凶狡者摔之俄有一人若功曹然張幃幕及榜挂之命左右扶純實者去且令勿損其身俄迅霆一聲俱無所見惟見凶狡者橫屍在地此人惟頭髮被焚病啞三日而後能言所遇如此

吾州之東某里有耕夫某一日出外惟母在家舂米耕夫有子尚幼偶戲臼中不覺確墜竟舂死其子素狠母懼其歸見孫兒以舂死必怒也走某家避之其子歸見其然不言而淬礪一斧藏腰間密往求其母得之某家邀母歸將甘心焉行至中途風雨陡暗迅霆一聲殛其子死而母汔全雷霆于佗事或恕惟不孝于親及不惜米穀二事考罰甚嚴蓋報應屢顯豈非天條所禁二事尤重邪丁丑年州前米戶某因忿詬棄米殛死今年甲辰歲重五節日北郭黃某之婦忤舅姑忽雷大震繞其家煙火滿室其婦焚髮而竄屋亦旋燬幸免殛死耳父母生我者也五穀養我者也造物蓋于二事獨重重生養也

大乾夢錄

予幼獲觀大乾夢錄一冊載隋溫陵太守歐陽公祐洛陽人仕閩授代歸自經邵武光澤之大乾愛其山水清秀盤桓久之已而舟溺夫婦俱死焉後人葬于其地久之發靈廟食纍受封爵爲王宋時士人應舉

者求夢多應。好事者輯之曰夢錄。世變以來。文籍散失。予不見此錄數十年。皇慶癸丑。宦于劍津。鄰人詹翠屏出示新刊實錄。視舊增倍。因借觀之。而摘其可存者。漫記于後。

王居西京洛陽。河南府洛陽縣水南東。地名福善坡。東有會仙樓。南對瓦子門。西抵鐵器市。北有會景樓。王以缺月五日生。娶崔氏。

隋恭帝義寧二年。始立歐陽太守之廟。

唐僖宗文德二年。始受龍湖禪師戒。斷血食。

宋仁宗缺二字。元年始封通應侯。元豐五年。進封祐民公。崇寧缺三字。額曰惠應廟。政和六年。封廣祐王。

紹興缺四字。廣祐王紹興十三年。封明應威信廣祐王。缺五字。明應威信廣祐福善王。嘉熙中。換封。缺五

字。福善王寶祐中。又換明應威聖英惠福善王。缺四字。明烈威聖文惠福善王。

唐僖宗少子得道于石霜和尚。自湖南來邵武入龍湖。建道場。號圓覺大師。名普聞。實有戒行。見廟下烹殺甚衆。師憫焉。爲偈曰。悟道不同死。死中生不忘。虎用無心伏。人來與惠降。殺生及死祀。輪回萬劫殃。爲報人天界。無遮福最強。欲種多生果。修齋勸大王。昔年地獄裏。今日作天堂。是夕里老夢神云。我已受圓覺禪師戒。後祀我當如比丘飯足矣。至今遵之。自立廟歷二百七十一年而後斷血食。

古碑載王守泉州滿歸。假道邵武。維舟大乾谿渚。偕夫人崔氏。蹤觀山川秀麗。誓曰。此福地可廟食。復次舟行數里。風浪掀作覆舟。舉家陷溺。公與夫人屍存涯涘。遂沿流至于生前所誓廟食處。鄉人驚異。送其

屍東下津流二十里明晨逆流又至所止處鄉人復津送加以里數翊旦又至所止處或謂斯乃賢哲人率衆備儀葬于山閒越十年凶荒疫癘民始崇禱建廟塑像

劉侍郎岑作郡城熙春臺別廟祀有惠應神徐端修自吳中來過建昌訪道士王文卿文卿授五雷法能致雷雨道行甚著因語徐曰邵武頃大旱予拜表至帝所見所謂惠應神叩王陛爲民請甚力帝諭若不許然神具言其州窮且瘠民不可一日無穀詞甚懇切乃得請而歲有秋岑聞是語心敬焉文卿卽王侍宸

實錄載邵武自宋代紹定庚寅之變比歲不靜端平甲午歲金華王子文埜爲守與寓公率士民迎福善王就郡治建黃籙醮邀龍虎山張天師至時寓公杜子昕杲與祠家居與王守同主醮事命道士林逍遙拜章初拜未得達逍遙行持再往遂伏地不起自巳至申州前忽雨天花一城競觀空中繽紛墜地卽不見盛以衣裾亦無有踰時乃止久之林方起喜色滿面謂衆人曰適到天門遇福善王云已得請于帝子可回矣其言上帝以邵武醮事精虔特賜邵武太平四十年兩齋官皆得厚賞自是郡果寧息生齒日繁後王公仕至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杜公仕至吏部尙書贈少師逮咸淳某歲黃廖二峒盜起寓公相與議曰四十年之期已過盍再建黃籙懇之于神衆推國子監缺二字吳某與缺二字大夫杜伯堂蕪主之蓋伯堂乃子昕尙書之缺五字觀命道士謝某拜章既起徑入治靖色密語謂杜吳二公曰適得報邵武嘗有大厄上帝已命福善王往芙蓉城去矣二十年方反殊可憂也中夜焚詞羣鴉喧噪衆失色明

年兵禍果作。丙子後盜屢犯城。無寧歲。大乾詞祀亦弛。至元辛卯。汀寇鍾明亮平後。民始漸安。香火繼盛。而邵武亦粗復承平之舊焉。天琴事乃黃某說。方雨時親見之。芙蓉城當時杜吳二公祕不言。獨私告在許黃公紹。未幾二公捐館。後在軒始與先人言。蓋乙酉正月也。頃甲戌乙亥間。盱友易雪厓仲信往大乾叩國祚。夢王者冕服相迎。止云。不忍言。未幾革命。

神怪窈冥

神怪窈冥之事。知道者不言。且不信。謂其害道也。然亦有不可以理曉者。如洪都之鐵柱。上清之仙巖。軍峯之圓光。西湖之飛來峯。與夫廬阜天池。則見普賢天燈。西蜀峨眉。則見文殊天燈。皆彰彰在人目。烏得以爲誣邪。豈古亦有之。特智者不言歟。怪力亂神。夫子不語耳。而不曰無也。然佛法自漢方入中國。則廬山峨眉之天鐙。其亦古有之歟。仰山嶽鍾靈光景異常。而後之佞佛者。遷就以神其教歟。予又聞長老言。州西門石背。有王姓家建大醮。醮之夜有神空中語云。醮事甚虔。但作羊屎臭爾。或以告之王。王甚不滿。窮詰其故。乃是日炊齋而薪不足。急毀羊圈木足之。王由是震懼。欲重建醮。累歲齋潔。疲精竭誠。雖麪麥亦別畦以種。不加糞穢。復建醮事。至中夜。忽見馬靈官自虛空降入醮筵。巡行一徧。謂王曰。上帝念汝至誠。遣吾一視。俄去不見。又聞鄉里前街汪姓者。因田地事建大醮。其館客譔青詞。有曰。芒芒九土。盡入吾疆。醮之夜。館客坐于門。彷彿見大街一將吏。乘馬自東來。至前曰。芒芒九土。是何等語。手摑其面。俄不見。客自是頭不正。由是觀之。則此事真不無邪。傳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以鬼神對禮樂而言。其真有

邪要之識者不必詰有無。唯當修身謹行。孝弟忠信。以無媿對越而已。象山先生陸文安公守荊門日。罷設上元醮。有榜文曰。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嗚呼。盡之矣。

土神誥詞

庚子五月。因觀江漲。至五通廟。忽憶兒時見將軍誥詞一軸。乃宋封周將軍爲宣猷侯者也。今其軸雖不存。中閒一聯最佳。云。漢將軍有功得封。缺十二字。記共時某人常制也。又記里中軍山神加封仁顯二字。誥詞有曰。能博其施。斯之謂仁。有赫厥靈。於乎不顯。語意俱到。今刻石西門廟中。

德祐拜章不達

沈德載言。德祐危急時。慈元命上清宮鄧道士拜章。祈天永命。道士伏地。凡四日。始寤。曰。章不得達也。亦不得近天門。止于剛風浩氣閒。端跪以俟。久之。遙望祖師舉手麾之曰。不可。于是乃還。已而果然。

天師退潮

宋理宗時。浙江潮溢。犯杭都。久不退。朝野危之。有旨召天師卻潮。時三十五代天師。則觀妙真人可大也。旣至而潮退。理宗大喜。加封錫賚甚侈。聞之是年。實以四月十三日策功。今大德二年戊戌歲春。潮犯鹽官州。漫溢百餘里。所損不可勝計。漸逼城市。久之不退。父老援宋事。請于江浙行省。宜迎天師退潮。今三十八代天師。則凝神廣教真人與材也。省命父老來迎。且奏聞于朝。使者至。真人以其禮聘不莊。汔不爲動。卒辭行。而遣宮中道士持鐵符往治之。旣至。鹽官州行李叢雜。姑以鐵符插水濱。忽波濤洶涌。若有神

獲之者。道士喜。乃易法服持符登舟。衆人羣擁聚觀。簇立堤岸。遙見彷彿有金甲神者。立于空中。道士行法。擿鐵符。符躍波面者數回。而後沈沒。頃之天色晦冥。劈歷一聲。越數日。乃見于別處。擁起沙堆十數里。于其上得一物似龜。大如車輪。介而三足。蓋所謂能也。取而剖其半入朝。以其半入上清宮。表顯其事。方道士行後。朝命奉御偕某官來。真人以君命乃行。亦四月十三日。人皆異之。真人至行省。而妖已除。乃作醮事。又築堤建祖師正一真君殿以鎮之。

朱張福業

浙西朱張二豪。本樵夫。乘乙亥丙子革命時。南北雲擾。入海嘯聚剽劫。所殺略皆富商巨舶。由是大獲。致貲產珍貨無與比。官皆宣慰參政。而朱尤豪。旣豐溢。卽思善果。往往捐金佞佛。剏寺建像極侈。一日在金陵。適張天師應詔經從。朱建大醮。祈張行持。且請召神降筆。以卜休咎。張令設黃幃帳。縣鸞筆。俾朱默禱久之。筆墜。啓視書云。積福如山。造業如坑。推倒福山。填不得業坑。朱大駭懼。人以爲名言。不數年果敗死。家屬物產俱沒入官。世言湯武逆取而順守。傳曰。若皆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是以順守之意。然而非也。旣以逆取。違天多矣。其能守乎。殺人取財。冤氣貫日。乃欲以不義之貲。媚佛求救。吾不知數椽之寺舍。數堆之池像。而可贖彌天滔海之罪耶。佛固仁慈。然視衆生平等。亦豈冒爲逋逃主。而使冤死者不少吐氣哉。朱張伏誅。豈神不救。夫子曰。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噫。神真能仁矣。

隱居通議卷三十一

雜錄

折獄龜鑑

高宗紹興三年降詔恤刑戒飭中外俾務哀矜時有承直郎鄭克明爲湖南提刑司幹官因閱和凝疑獄集嘉其用心乃分類其事自釋冤辨誣至嚴明矜謹凡十二門易舊名曰折獄龜鑑所載皆古事亦多有不切可刪者然有數事增人智識爰摘錄之

釋冤門載唐李勉鎮鳳翔有耕人得馬蹄金一甕送縣爲令者慮公藏守不謹收置私室翼日開視皆土塊耳令以狀聞府遣掾按之不能自明誣服換金初云藏之糞壤被人竊去後云投之水中失其所在雖未窮易用之所而皆以爲換金無疑時袁滋在幕府獨疑其枉勉乃移獄付滋鞠之滋閱甕間得二百五十餘塊詰其縛獲者則二人以巨竹舁至縣滋乃于市肆借金依塊形狀鎔寫校量始稱其半已及三百斤盡計大數非二人以竹擔可舉乃知在路之時金已化土矣令乃獲雪出康駢劇談錄

辨誣門載唐李靖爲岐州刺史有希旨告靖謀反者高祖命一御史往按之且曰李靖反狀實便可處分御史知其誣罔請與告事者偕行行數驛御史佯失告狀驚懼異常鞭撻行典乃祈告事者曰李靖反狀

分明親奉聖旨。今失告狀。罪在我矣。幸救某命。告事者乃別疏告狀與之。御史驗其狀。與元狀不同。卽日還京以聞。告事者伏誅。

又載李德裕鎮浙西。有甘露寺主僧訴交割常住物。數內被前知事僧沒金若干兩。引前數輩爲證。遞相交付。文籍在焉。鞠其僧已服盜取之罪。未窮破用之所。德裕疑其非實。僧乃訴冤曰。本寺積年止有文書。降載分兩交承。其實無金。衆人以某孤立。不狎流俗。欲乘此擠之。德裕惻然曰。此不難知也。乃以兒子數乘。命干連僧人入對。悉坐之。兜于中門。皆向壁。毋得相見。各與黃泥。令模作前後交付下次金形狀。以憑證據。而形狀皆不同。乃劾其誣。一一服罪。

議罪門載。漢景帝時。廷尉上囚。有防年繼母陳殺防年父。防年因殺陳。依律殺母以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爲太子在帝側。遂問之。對曰。繼母如母。明不及母。緣父之故。得比于母。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日。母恩已絕。宜與殺人同。不當以大逆論。

又載漢宣帝時。燕代間有三男子。共娶一女。而生一子。及將分離。爭子與訟。丞相黃霸斷之曰。此非人類。當以禽獸處之。遂戮三男。以子還母。

又載元帝時。王尊守槐里令。兼行美陽令事。美陽婦人告其假子不孝。曰。兒嘗以我爲妻。妬笞我。尊遣吏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顏師古說。歐陽尚書有造獄事。謂非常刑。各造殺戮之法。尊于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挂磔著木。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

又唐徐有功爲司刑丞時有韓純孝者受徐敬業僞官前已物故推事使顧仲瑛奏稱家口合緣坐詔依斷籍沒有功議曰律謀反者斬身亡卽無斬法若情狀難捨或敕遣戮屍餘非此塗理絕言象緣坐元因處斬無斬豈合相緣旣所緣之人亡則所因之罪減減止徒坐頻會赦恩今日卽斷沒官未知據何條例詔依有功議斷放由是免籍沒者數百家

又杜鎬侍郎兄仕江南爲法官嘗有子毀父畫像訟未能決鎬尙幼輒曰僧道毀天尊佛像可以比也兄甚奇之

又邢州有盜殺一家其夫婦卽時死有一子明日乃死州司以其家財產依戶口絕法給出嫁親女刑曹駁曰父母死時其子尙在卽財產乃子物所謂出嫁親女乃係出嫁姊妹不合有分

懲惡門載孫沔知杭州有丐者左臂無一手右臂惟兩指盜細民錢相競至庭丐者舉臂泣曰細民誣我我無手人豈能盜錢沔卽然之叱細民出撫勞丐者因予以錢始弗敢受再三安慰丐者不悟也以指撮錢徐以臂舉戴于首而去沔追還斷其指令于市

摘姦門後魏李崇爲揚州刺史部民苟泰有子三歲失之後見在郭奉伯家各稱己子竝有鄰證官不能決崇乃令二父與兒各別禁數日忽遣吏謂曰兒已暴死可出舉哀泰聞之悲泣不自勝奉伯嗟嘆而已殊無痛意遂以兒還泰

鉤慝門唐張允濟初仕隋爲武陽令鄰邑有民以犍牛依妻家數年孳生十餘犢及將異居妻家不與本

縣不能決。乃詣武陽訴之。允濟曰。爾自有令長。何至此也。民垂泣言所以然。允濟遂令左右縛牛主。蒙其首。詣妻家村中云。捕盜牛者。盡召集村中牛。質所從來。妻家遽指所訊云。此是女壻家牛。不知來處。允濟發蒙曰。此是女壻。可以牛歸之。妻家驚服。

又一事相類者。王恭戍邊。留牒牛六頭于舅李璉家。養五年。產犢三十頭。恭還索牛。舅曰。牒牛二頭已死。當還四頭老牒。餘非汝牛所生。恭訴于縣。縣令裴子雲以恭付獄。追盜牛賊李璉。璉皇怖而至。子雲叱責曰。賊引汝同盜牛三十頭。藏汝莊內。璉不伏。喚賊對辭。乃以布衫蒙頭。立南墻下。璉急吐款云。三十頭牛。是外甥牒牛所生。非盜得也。子雲令除恭頭布衫。璉驚曰。此是外甥。子雲曰。是。卽還牛。更欲何語。璉默然。復謂璉曰。五年養牛辛苦。特與五頭。餘竝還恭。聞者歎服。

又唐江陰令趙和。咸通初。以折獄著聲。淮陰有二農夫。比莊通家。東隣嘗以莊契質于西隣。後當收贖。先入八百千。自恃密熟。不取文證。再齎餘鎰至西隣。遂不認。東隣訴于縣。于州。皆不得直。遂越界訴于江陰。和曰。縣政甚卑。何以奉雪。東隣泣曰。至此不得理。則無處伸訴矣。問爾果不妄否。曰。焉敢誣。乃召捕賊人。齎牒淮陰云。有劫江賊。按鞫已具。其同惡在某處。姓名狀貌。悉以西隣指之。請梏付差去。人。西隣自恃無迹。不懼也。至則械于庭。和厲聲詰之。囚泣訴其枉。和曰。事蹟甚明。尙敢抵諱。所劫之物。藏汝莊中。皆可推驗。汝具籍貫。產以辨之。囚不虞東隣之越訴也。乃具折穀若干。莊客某人者。紬絹若干。家機出所者。錢若干。東隣贖契者。和復審問。乃謂曰。汝固非劫江賊。然何得隱諱。東隣贖契錢八百千。遂引其人對證。乃慙。

服。梏回本縣牒請檢付契書復置之于法。

文章舉爲句章令。有妻殺夫。放火焚舍。稱火燒夫死。夫家訴官。妻不服。舉乃取猪二口。一殺之一活之。而積薪焚之。活者口中有灰。殺者口中無灰。因驗屍口。果無灰。乃服罪。

又南方有僞裝毆傷痕者。以櫟柳涂膚。則赤如毆。水洗不脫。然識者亦能辨之。蓋真毆傷者血聚則硬。僞者則否。

又侯臨爲東陽令時。他邑有民因分財產。寄物姍家。遂被肆匿。屢訴弗得直。聞臨治聲。越境求伸。臨曰。吾與汝異。封法難以治。止令具物之名件而去。後半年。縣獲強盜。因蹤令妄亂供通。有賊寄某家。移文捕至。下獄引問。其人泣訴。盜所供金帛。皆親黨所寄者。臨卽追元告民。識認盡以還之。人服其神。

夾漈通志

余自少聞閩中有大書一部。名曰通志。知其爲名儒鄭先生所著也。先生諱樵。字漁仲。興化人。自號夾漈。予思見其書而無繇。近大德歲閒。東宮有令下福州。刊通志。于是益思見。終無繇也。游宦劍津。始獲見通志二十略。乃興化舊刊本。近三十冊。或曰。此通志之節略者爾。或曰。此說非也。通志凡二百卷。爲全書。而二十略者。特傳志中之一。所謂略者。非節略之謂。夾漈序曰。總天下之大學術而條其綱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憲章。學者之能事。盡于此矣。由是而推。則二十略自二十略。通志全書自全書。而略在全之內也。今福州所刊通志。凡萬幾千板。裝背成凡百十冊。視興化之三十冊。則福爲全志明矣。大抵通志

之作。乃鄭先生欲破班固斷代爲史之非。而律以司馬遷通歷代爲史之法。故趙必羣之跋。直指爲全史。而不以爲類書。其說謂通志以紀傳表志爲例。大意法司馬子長史記。以全書名志。故以略名。天官等書。又曰。莆陽刻本二十略。然今史未之見。則志自志。略自略也。予今僅見二十略。而其全志未略。未敢輕于論議。謹按二十略之次序曰。生民之本。在姓氏。故作氏族略。書契之本。見于文字。故作六書略。明七音之本。達六合之情。使裔夷之俘。皆知禮義。故作七音略。天文在于圖象。有義無象。莫能知天。故作天文略。地理之家。在封圻。封圻之要在山川。今準禹貢之書。而理川原。本開元十道圖。以續今古。故作地里略。梁汴者。四朝舊都。足爲痛定之戒。南陽者。中原新宅。宜爲無疆之基。故作都邑略。謚法一家國之大典。今所纂削去引辭。而除其曲說。故作謚法略。祭器者。古人飲食之器。今之祭器出于禮圖。徒務說義。不思適用。故作器服略。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齊魯韓毛。四家博士。各以義言詩。遂使聲歌之道廢。故作樂略。學術苟且。由源流之不分。書籍散亡。由編次之無紀。故作藝文略。冊府之藏。不患無書。校讐之司。未聞其法。故作校讐略。圖成經。書成緯。古者左圖右書。不可偏廢。卽圖而求者易。卽書而求者難。故作圖譜略。款識者。古人之面貌。金石之功。寒暑不變。今藝文有志。而金石無紀。故作金石略。洪範五行傳者。巫瞽之學也。天地之閒。災祥萬種。人閒禍福。冥不可知。若之何。一蟲之妖。一物之戾。皆繩之以五行。臣故削去而作災祥略。五方之名本殊。萬物之形不一。通鳥獸之情狀。察草木之精神。故作昆蟲草木略。凡十五略。出臣胷臆。不涉漢唐諸儒議論。禮略序五禮。職官略秩百官。選舉略言掄才之方。刑法略言用刑之術。食貨略言財

貨之源流凡茲五略雖本前人之典亦非諸史之文也先生自序二十略之大旨如此其編摩之勤意度之新誠爲苦心千載獨步然披覽究竟似亦止是類書故庸齋之序以爲博不如約特其該洽精審則勝于通典事文類聚翰苑新書之類至于通志全書世以爲史尙未及見又不知先生所以用意者何如也姑俟續考○卷未有古壽呂君政跋云二十略乃通志內之一書也其說益明先生少不事科舉惟務著書三舉孝廉兩舉遺逸俱辭後以經筵列薦特召賜對稱旨命以官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乞還山詔給筆札修史及繕寫成書二百卷造朝除樞密院編修官兼檢詳諸房文字又命繳進通志通略未及上而卒有子翁歸纔八歲家藏遺稿多散逸云

元貞陳言

元貞新政有北士吳助教陳定本十六策其言雖若泛濫至其條例時弊處沈著痛快今摘其要以示後今天下以爲亂邪而海宇清寧重譯來貢災沴不作年穀頗登未見其亂之迹也以爲治邪而官吏姦貪盜賊竊發士鮮知恥民不聊生號令朝出而夕更簿書斗量而車載庠序不立人材無自出之由律令不修官府無常守之法舍眞儒用苛吏棄大本而求小功空中國事外夷取虛名而獲實禍漢以火唐以土此德運之重事先儒有相生相勝之評殷尙質周尙文此因革之大綱今代無所損所益之譏學校科舉常平義倉平準物貨之法皆今之急務有益萬世而不爲僞金僞銀妄醫謬卜巫覡符水之流皆古之所禁不遠千里而必取金銀有入而無出不在乎鈔之舊新田疇少墾而多荒奚論乎穀之貴賤布帛翔涌

而號寒者滋甚。米粟漸平而嘑饑者愈多。邊鄙有數十萬之兵。倉廩無五七年之積。有司多不才之俗吏。諸衛半無用之冗兵。服色混有扎撒孫之權。官爵濫有別里歌之選。郡國苦達魯花赤不遷之虐。驛站患脫脫和孫細檢之煩。海東進名鷹。動有千百騎之擾。安南獻馴象。嘗遣一萬里之憂。鰥寡孤獨之人。饑凍不知其廣惠。流連荒亡之輩。醉酗不問其所由。受一貫之錢者有刑。撒花銀不在此例。爭一壠之田者必訟。奪草地莫敢誰何。草料有孛歌孫之偏枯。頭匹有不蘭奚之乾沒。海運糧不能以無擾。鹽料草未免乎強科。削民力置屯田。利于此而害于彼。改提刑爲肅政。舊其弊而新其名。秋官乏推讞之人。吏部闕銓衡之法。散官降職事三等。選曹守無謂之規。覃恩增品級一階。有司敗垂成之典。藍綠朱紫。巧宦有四時之遷。省部院臺。善進有九階之轉。驟用者號稱不次。滿考者目爲不通。權門以之大開。公道由是不立。出納之客。一生二。二生三。上下交征。萬取千。千取百。公行賄賂。守令無牛犢之留。私舉錢糧。豪富有羊羔之息。米至倉而官不爲入。商旅罄苦于上都。物輸公而價不爲酬。耆老稱冤于外郡。御史言官也。經年未見言章。翰林論思也。終日未聞論狀。北門有編修。修撰所修者。未審何書。東觀有祕監。監丞所監者。未知何事。大常乃禮樂之根本。孰明五音。成均實教化之淵源。誰通六藝。星芒示異。本除舊布新之事。司天但務于禱祈。日蝕爲災。蓋扶陽抑陰之徵。大史惟陳其躔度。河渠峻由地形不便。都水失治水之宜。印版壞無方略可陳。興文有喪文之罪。曰清流。曰雜職。朝儀混文武之班。爲大夫。爲將軍。官階失左右之寄。財穀止有此數十倍入。難應橫支。官吏旣無定員。千萬求莫尋見。闕豺狼當道。倖門如鼠穴之多。虎豹守關。甲第

如蟻封之密。士生纔弱冠。上事君而下臨民。親死不奔喪。內成婚而外入仕。上倍中。中倍下。田祿無公侯異等之頒。窮則變。變則通。楮弊失母子相權之道。江南苦茶鹽之重稅。山西患穀粟之遠移。逋縣未已于追徵。繇役安在乎蠲免。棄產拋家者。比比如是。質妻賣子者。往往皆然。賜予弗加于賢能。公私以之而匱乏。笞杖無小大之節。徒流無遠近之分。俸秩應添而不添。冗員當減而不減。朝士無修己治人之學。臺諫盡呈身識面之徒。目刻薄爲忠貞。殆似指鹿而爲馬。用奸黠治郡縣。何啻驅狼而牧羊。大臣持祿而不言。小臣畏罪而不敢。以朝三暮四之術。愚醉生夢死之民。方今之勢。如是而已。雖非大亂。亦未可謂之治矣。○如上所陳。多有警語。特有時而牽于對偶。失之不切。則其意惟在作文。非言事之體。又且毛舉縷數如此。是內而朝廷。外而郡邑。無一事無弊。無一處無病。尙何足以爲國乎。此蓋急于吐露。而忘其裁制也。然其文意到處自是可采。所謂定本十六策。其目曰。修實德。則天道定。嚴宇廟。則人事定。重一統。則大業定。開言路。則聞見定。近正人。則心術定。設大學。則風俗定。杜倖門。則奔競定。罷遠征。則邊鄙定。議律令。爲政之本。廣學校。爲教之本。增從祀。爲道之本。復襲封。爲德之本。興勸農。爲富之本。汰監司。爲治之本。褒隱士。爲勸之本。用賢才。爲化之本。以上十六事。文詞浩繁。且有重複迂緩處。茲不盡錄。或云此人譏成此書。不曾投獻而沒。其稟流傳。果如是。殆亦好名之士歟。雖然。猶勝于暗暗默默。與草木俱腐者也。

前朝封爵

宋時封爵。有大國次國小國之殊。其閒亦有臣子所不敢受封者。謂如累朝潛藩。曾經封冊。則俱在不封。

之例。偶見景定條法。具載甚詳。因錄于此。雖時異事殊。亦可見當日典故云。

大國

趙不封 晉不封 秦 齊 魏 韓不封 燕 楚

魯 梁不封 宋不封 陳 吳 越 夏 商

周 漢 唐 昇不封 冀 豫 兗 荆

雍 揚 徐 鎮 益 鄧 邠 潭

涼 鄆 蜀不封

太宗嘗封晉。徽宗嘗封韓。故不封。餘皆此例。若趙與宋。則國名與姓。故也。

次國

衛 鄭 蔡 曹不封 許 代 瀛 慶

岐 隨 密 邢 壽不封 潞不封 蘇 定不封

相 廣 延不封 嫫 涇 福 宿 華

小國

江 滕 向 黃 紀 譙 原 弘

邠 鄆 取 舒不封 介 道 豐 蔣

綸 鄱 汲 程 郢 郡 鄺 毛 滑不封 蓼 邳 觀不封 息 戴 蕭

廬 洮 梧 鄱 鄢 鄢 宰 樊 郡 項 巴 安 英不封 桐 郕

翼 澤 軹 鄱 緡 鄱 高 成 牟 聃 夷 申 任 遂 譚

鄱 昌 營 潛 勳 焦 寧 單 權 邗 穀 毓 崇 菅 霍

房 翟 翁 口 費 宛 杜 劉 甘 茅 頓 邾 榮 管 萊

褒 陸 花 遼 郛 鄧 呂 輦 祭 胙 麋 杞 扈 沈 郇

康不封 緇 蘭 羸 隴 穰 皖 邵 尹 庸 黎 賈 濮 虞 鄆

沛 卞 易 絳 范 葉 留 邾 溫 皋 葛 鄆 巢 應 鄆

邵 彭 寶 鄂 鄴 薊 穎不封 汧

沔 沂 肅 岷 鄴 豐 鄧 莘 順

渝 郛 蒲 鄴 信 棣 光 儀

懷 永 盛 濟 鄴 豐 義 寧 襄不封

均 睦 丹 思 簡 忻 韶 寧 嘉不封

端不封 循 恭不封 愿 狔 通 虔 資

昭 欽 珍 澈 集 狔 通 和 衡 會

撫 岳 袁 桂 漱 集 狔 通 和 衡 會

建不封 鄺 瓊 茂 衢 澶 德 深 洋 吉

景 郴 博 賀 惠 潤 莒 莒 郟

夔 芮 薛 郎 鄧 羅 郟 郟 郟

節鎮

北海青 高密密 濟南洛南 魯郡襄慶 彭城徐 濟陰興仁 東平袁平 襄陽襄陽

南陽鄧 漢東隨 安康金 房陵房 榮陽鄧 靈河滑 汝南蔡 淮寧淮寧

汝陰順昌 澶淵開德 景城滄 信都冀 常山真定 鄴郡相 博陵中山 河東河中

陝郡陝	馮翊同	華陰華	華原耀	新平邠	洛郊鄜	扶風鳳翔	天水秦
安定涇	臨熙	太原太原	上黨隆德	平陽平陽	新秦麟	廣陵揚	譙郡毫
符離宿	廬江廬	餘杭臨安	會稽紹興	吳郡平江	丹陽鎮江	吳興安吉	東陽婺
奉化慶元	建康建康	宣城事國	豫章隆興	南康贛	長沙潭	江陵江陵	江夏鄂
安陸德安	蜀郡成都	梓潼潼川	雲安夔	黔中紹慶	益川利	洋川洋	建安建寧
清源泉	南海廣	始安靜江	普寧容	漢中興元	閬中閬	永寧邕	武當灼
河澗灤	同安安慶	武陵常德	弋陽光	新定嚴	潯陽江	巴陵岳	唐安崇慶
瀘川江安	普安隆慶	高安肇慶	融水融	龍水宜	南平重慶	犍爲嘉定	

前朝科詔

唐設諸科取人而進士科獨貴。當時見之贊詠。有曰。利市欄衫拋白苧。風流名字寫紅箋。又曰。揚州十里小紅樓。盡捲上珠簾一半。又曰。莫羞脫落殘牙齒。曾喫紅綾餅餌來。皆所以侈其榮也。宋沿唐制。亦貴進士科。然唐猶兼采時望。不專詞章。宋則糊名考校。一決于文字而已。故議者有一番科第。諸色人皆備之說。雖則云然。要之實出于公。其得之者。蓋大與之。而人亦貴之也。獨有不可曉者。如唐之李衛公。卓爲一代才相。會昌之政。焜耀史牒。袁州讀書遺蹟。至今猶存。而乃見遺于科目。如宋之李旴江。該博偉碩。范文正公。至以師禮待之。如程伊川。道德學術。百世宗師。如近世余樵隱。才兼文武。一代逸才。乃衛公輩人俱

不中第。若以文論。則尹少稷、陸放翁、劉後村皆學富文工。豈不足以綴末科。而咸被黜落。至煩特旨賜第。進列清華。甚可笑也。考之唐制。不見有科詔之類。宋至南渡後。三載一策士。大概以子午卯酉年鄉貢士。以辰戌丑未年試禮部。奏名進士。而寅申巳亥年則修明神。或舉郊祀。其試鄉貢。舊無定日。故奔競者。或有一人而試數郡。紹興中懲其弊。令諸郡同以八月十五日引試。當是年則二月一日頒詔旨。示以取士之意。而戒飭之。凡遇此歲。通謂之詔歲。自德祐丙子正月行都失守。是年科廢。逮今踰三紀矣。往時故蹟銷磨漸滅。後生小子。無復能之前輩凋零。鮮有能道者。謁來劍津。有儒家子賈似之。出示咸淳登科記一冊。黃絹碧標題曰。咸淳七年同年小錄。首載科詔。覽之淒然。蓋不見此久矣。因錄以示來者。而并述大略如此。

咸淳六年二月一日詔書。

敕門下。朕聞爲國之道。得士則重。隆周以鄉里舉。盛漢以州郡薦。莫不由此其選。唐衆科之目。進士爲尤貴。本朝因之。斯道浸昌。名臣輩出。蓋其效可觀矣。朕自踐祚。嘉與海內俊茂。臻于斯路。永惟天地之閒。惟理最大。先皇帝實表章之。以幸斯文。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信乎其以寧也。前年羣試禮部。深詔執事。務索諸理以觀其學。庶幾成風。以章先帝詒謀之仁。思昔仁祖嘗下詔書。以古道飭天下士。天下士皆自濯磨。亦翕然不變。一歸于正。若時得人。號稱最盛。至元祐而裕于所用。汔致隆平。今天下方聞之士。素所蘊抱。有志當世。而弗壹新美之。真材何由見。朕今有詔。令中外各舉進士。勿以具文。應諸路轉運使者。其爲朕

精擇有司。越庶伯君子。尚旣乃心。以考其藝。淵原正大之學。忠實剴切之言。朕所欲聞也。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凡爾選造。其爲時奮興。式丕化于人文。稱朕意焉。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咸淳七年省試戒飭考試官御札

我朝取士之途。惟進士一科。得賓興遺意。事莫重焉。出爲世用者。臺萊杞李之材。相望也。近年士風盛而古意衰。習競浮華。辭昧體要。真材不足以勝。謾聞雷同。反得以敝帚倖出。朕甚非之。嘗于秋賦。激其原。且令覆引。汰其謬。能者伸矣。比復豫戒春闈。以論策定去取。經賦定高下。此則蘇軾所謂以文章言論策爲有用意也。茲簡儒彥。參典文衡。其旣乃心。其詳乃視。毋苟且。毋偏執。所置先後。惟其當。不必以不自己出爲嫌。爲國得人。益綿豐芑之澤。則予一人以懌。

付方逢辰以下。

咸淳七年正月二十五日鎖院。

敕差

知貢舉

中奉大夫、權尙書吏部侍郎、兼侍讀、嚴陵方逢辰君錫。

朝散郎、權尙書禮部侍郎、兼權中書舍人、兼侍讀、東嘉陳宜中與權。

同知貢舉

朝散大夫起居郎、兼權兵部侍郎、括蒼陳存體仁。

朝散大夫起居舍人、兼權直學士院、兼國子司業、兼侍講、古涪文及翁時學。

監試

朝散郎、殿中侍御史、南豐曾淵子廣微。

參詳官一十二員、點檢試卷官三十員、主管牒試避親官一員、監大門官一員、監中門官一員、中諸司官二員、封彌官六員、謄錄官三員、對讀官二十四員、巡鋪官八員、彈壓受卷官一員、總轄諸司官一員、同主管官一員、外諸司官一員、各有銜位不盡錄、是年省元、吉州劉夢薦。

貢院排場日分

二月初一日、初二日、初三日、引試大學諸州軍正解、免解詩賦、論策三場。

二月初六日、初七日、初八日、引試大學諸州軍正解、免解經義、論策三場。

二月十二日、十三日、十四日、引試博學宏詞三場、并宗子取應二場。

二月十四日、十五日、引試大學公誠經義賦詩論策二場。

二月十五日、十六日、十七日、引試武學公試七書義論策三場。

二月十八日、引試三學泛免一場。

二月十九日、引試京學頻申一場。

二月二十日引試京學零分一場

別院試

敕差

監試官

朝散郎監察御史、古括張志立澤民、癸丑姚榜。

主文官

朝奉郎、新除將作監、兼崇政殿說書、長沙丁應奎圭叟、癸丑姚榜。

承議郎、守祕書丞、兼權度支郎官、兼莊文府教授、三山許自資道、丙辰文榜。

考試官二員、點檢試卷官七員、監門官共二員、封彌、謄錄、對讀、巡鋪等官共八員、今不盡錄。

別院排場日分

二月初一日、初二日、初三日、引試避親并諸路漕舉監舉進士詩賦論策三場、初四日、初五日、歇。

二月初六日、初七日、初八日、經義論策三場。

二月初九日、初十日、十一日、十二日、引試大學避缺四字賦論策二場。

同日引試武舉內地平等正請正免人七書義兵機第二場、又引試大醫局習醫生局生三場、又引試兩

淮正請正免武舉、并絕倫人、及安東州江陵府進士七書義兵機策二場。

二月十二日、引試宗學公試經賦論策二場。
四川類省試。

舉送

大中大夫權兵部尚書、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兼夔州路計度轉運使、兼本路勸農使、兼知重慶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南部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閬中未禡孫千載甲辰留榜。

監試官

朝議大夫直寶章閣潼川府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事、提舉弓手寨兵、兼本路轉運判官、四川制置使司、缺八字鄧益季謙乙未吳榜。
主文、考試、點檢、監門、封彌、謄錄、對讀等官皆不錄。

以上皆省試事。

咸淳七年五月四日、御試集英殿。
敕差

詳定官

中順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兼給事中、兼侍讀章鑑。

朝散大夫、權尚書工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兼祭酒侍讀盧鉞、
奉議郎守右正言、兼侍講陳伯大、

編排官

朝議大夫、新除大府小卿鄧益、

朝請郎、尚書吏部員外郎、右司陳緯、

初考、覆考、點檢、對讀、封彌、巡鋪等官、共二十六員、皆不錄、

御試策題

問闕初題穹實生兆民、孰總其全、乃作之君、孰牖其迷、乃作之師、君治之、師教之、禮樂刑政、所繇生、
與其天下國家者、壹是以元元爲命脈、凡議論所講明、政事所設施、罔非爲邦本計、夷考載籍、率與天、
竝言之、明威視聽、皆自我民、其不可輕者、固如此歟、三聖傳心之要、不越執中數語、斯蓋萬世君師之、
大綱、領究其指歸、則曰非后何戴、非衆罔守、然則一中妙用、固所以爲維持固結之道歟、道之出有原、
道之傳有統、前聖初聖、同一揆歟、我國家誕受天命、以奄有九有、列聖代光、紹明大保、人斯無疆、我先、
帝迪畏天、顯懷保小民、四十一年躋敬履仁、用能延洪基緒、式克至于今日、蓋其精神心術之妙、融會、
于六經之奧、要語一書、口傳面命、其示軌範者在是、朕祇通猷訓、行其所知、召故老、求賢才、以尙賢也、
然召未能至、求未盡獲、何以致信順之助、訓守牧、戒貪殘、以布治也、然訓未必孚、戒未必革、何以新治、

象之觀求牧與芻。當謹也。旣不用姍戚。每選用賢良。宜有厚生之政。而未見田里之無愁歎。竭澤而漁。弗忍也。旣力卻貢奉。且禁獻羨餘。宜有益下之說。而尙聞郡邑之有征斂。義廩之發。恃以振饑。而侵牟或不免。田租之蠲。本以寬賦。而苛取或如故。至若豁諸州之積負。損版曹之故額。俾紓急絕之擾。深寓省憂之實。而民未有愜志。勢若中隔。澤不下流。歷思之。汔不得其說。意奉憲者。導之未明歟。豈吏罕廉平。則治速衰歟。將治生乎積。非可速成歟。仰習錮于玩。未易遽革歟。朕寅念先帝詒謀。常恐羞之。重爲之惕然也。子大夫博古通今。夙抱經濟之蘊。其據經以對。毋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此題視草學士不知爲誰。氣卑文弱。黯無晶光。甚非王言之體也。當是時襄園正急。事所宜問。孰大于此。恬不之及。乃枚舉六七事之泛常者。謬矣。

以上皆殿試事。

咸淳七年同年小錄。

五月二十一日。

皇帝御集英殿。唱名賜進士張鎮孫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五百二人。當日赴期集所。

六月一日。准。

敕依格賜進士期集錢及小錄錢一料。計一千七百貫。文十八界。

六月初五日。

朝謝。

六月十七日。謁謝。

先聖。

先師。

七月初十日。賜聞喜。同日降賜御詩于禮部。

七月十八日。拜黃甲。同日敘同年于禮部貢院。

七月 日准

敕依格賜進士則集錢及小錄錢第二次第三次共三千四百貫文。十八界立題名碑于禮部貢院。

期集所職事官。

糾彈。箋表。主管題名小錄。掌儀。掌計。典客。掌酒果。掌膳。掌器。司門。

諸職並

于五百名內選差。

謁殿職事。

初獻張鎮孫。亞獻杜文甫。終獻陳鉞。

糾彈。掌儀。贊禮。讀祝。奉幣。酌酒。詔禮。分獻。直鑪。直盥洗。舉鼎。直爵洗。

直爵。諸職依上選。

第一甲

共十七人。不能備載。姑錄三魁。可例其餘。

字鼎卿。小名鼎。小字技金。第鼎一。具慶下。

第一名 年三十三。七月五日寅時生。治易。一舉。

張鎮孫 外氏何。娶蔡。兄弟。

曾祖元貴。祖機。父南仲。

本貫廣州南海縣城南廂。高祖朝請大夫爲戶。

字實翁。小名文舉。小字用之。第八十。永感下。

第二名 年三十九。八月二十二日生。治賦。鄉請初免舉。

杜文甫 外氏姚。娶陸繼邨。兄奇。縉雲主學。

曾祖僊。祖芭。父一桂。故通直。

本貫台州臨海縣。

字宜之。小名方中。小字鍾真。第正十二。具慶下。

第三名 年二十七。九月日時生。治賦。一舉。

陳 鉞 外氏戴繼湯。娶計。兄某。貢成均。弟某。

曾祖思濟。祖紀。父應奎。貢成均。

本貫太平州當塗縣慈湖鄉化龍里。

第二甲共三十九人。

第三甲共七十七人。

第四甲共一百九十八人。

第五甲共一百七十一人。

特奏名第一名吳清伯。附第五甲。建寧府政和縣人。

登科五百二人。不能盡錄。姑載三魁姓名于前。則五百名可以類推。蓋亦存古之意云爾。革命以來。不能存此者多矣。賈氏子猶存此錄。乃其二父曰昌忠。曰純孝者。俱以辛未登科。故有此也。其本貫乃蜀之懷安軍金堂縣人。兄弟皆治書中選。可謂盛事。其子今寓南劍城內之紫洲嶺云。方今武功既著。文治將興。吾黨之士其摩厲以須。他日賓興。將見代有偉人出爲吾道重。此理之必至者也。慎毋廢學。自暴自棄云。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隱居通議
四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著者 劉 璣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 徐鼎銘 董雲鑑）

